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八十六 八十七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嵩貴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胡紹基

謄録監生臣馮堪

御定淵鑑類函卷八十六

設官部二十六

給事中 六科給事并載 散騎省總載 常侍 侍郎 通直散騎常侍 侍郎附 員外散騎常侍 侍郎附 起居注

給事中一 六科給事并載

原杜氏通典曰給事中加官也秦置漢因之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侍中黄門無員漢官表曰凡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也 諸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

書奏事分為左右曹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漢東京省魏代復置或為加官或為正員晉無加官亦無常員在散騎常侍下給事黄門侍郎上武冠絳朝服宋齊隸集書省梁陳亦有獻納省諸聞奏後魏無員北齊亦屬集書省凡六十人後周天官府屬有給事中士六十人掌理六經給事左右其後别置給事中在六官之外隋初無至開皇六年始詔吏部置給事郎凡置八郎煬帝乃移吏部給事郎為門下之職位次黄門下置員四人以省

讀奏案唐武德三年改給事郎為給事中後定為四員龍朔二年改為東臺舍人咸亨元年復舊常侍從讀署奏鈔駮正違失分判省事若侍中侍郎並闕則監封題給驛券前代雖有給事中之名非今任也今之給事中蓋因秦之名用隋之職胡廣曰給事中常侍從左右無員位次侍中常侍之下或名儒國戚應劭漢官儀曰給事中秦官也漢因之齊職儀云東漢省其員魏晉宋齊並置無常員齊給事中與諸散騎同掌侍從左右獻納省諸文奏隋文帝門下省置給事二十人除中字國諱掌陪從朝直煬帝

改名給事郎　增文獻通考曰宋淳化四年詔給事中凡制勅有所不便凖故事封駁九年詔停給事中始以封駁司隸銀臺元豐官制行給事中始正其職而封駁司歸門下詔給事中許書畫黄不書草著為令元祐元年門下中書言後省修成所有省曹寺監條貫以門下中書後省為名從之六年詔駁正事赴執政禀議給事中韓忠彦言朝廷之事執政所行職當封駁則巳與執政異當求泲於上尚何禀議之有詔從之紹聖四年葉

祖洽言兩省置給舍廟堂設施得以更相驗令使舍人兼封駮則給事職廢詔特旨書讀不回避餘令互書元符三年曾肇言門下駮正中書違失近給事中封駮中書録黄令舍人書讀隳壞官制宣和元年張叔夜言命令之出中書宣奉門下審讀尚書頒行而密院被旨亦録付門下省神宗制也今急速文字不經三省諸房以空黄先次書讀則審讀殆成虛設乞立法禁從之元豐寄禄為通議大夫建炎間因舊制置門下後省以給事

中為長官四員為額紹興二年韓世忠賞功文字給事中賈安宅除工部侍郎門下後省闕官乃詔檢正李與權書讀此事亦前所未有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門下省有給事中次於散騎常侍　金給事中從五品屬宣徽院給事局使副使屬衛尉司　元世祖至元六年始置起居注左右補闕掌隨朝臺省院諸司凡奏聞之事悉紀錄之後定置給事中兼修起居注二員左右侍儀奉御同修起居注一員令史一人譯使一人通事兼知印一人　明國初統設給事中正五品四年改正七品

六年始分為六科各設給事凡八十一人從七品二十四年每科増都給事中一人正八品左右給事中從八品改給事中正九品尋又改都給事中正七品左右給事中給事中並從七品六科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分察六部之事而糾其獘誤凡臣民題奏下讀而署之駁正其違失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之有失執奏封還凡百司官非其人政失其理露章班劾或封章奏劾凡日朝六科輪一人侍殿廷左右執筆記旨凡

大事廷議大臣廷推大獄廷鞫掌科預焉丘文莊曰我朝始分六科設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隨其科事煩簡而設員凡奏章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遺佚牴牾更易紊亂皆有封駁不特此也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實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祖宗設官不以諫諍名官欲人人得以盡其言也而又嵩寓其責於科道吁四海無不可言之人百官無非當言之職於汎然散處之中而寓隱然嵩責之意設官之意微矣　嘉靖九年給事中夏言疏曰六科額設都左右給事中給事中共五十八員中間事有煩簡故員有增損然以司諫諍備獻納則六科之職均也祖宗以來額員俱備後來乃有不盡補者先朝五十八員一時補足當時侈為美談蓋增置諫垣自是盛代之事今六科在任止二十一員不及額數之半供事趨走日不暇給欲求優游侍從以盡文墨論思之常從容退食以致寅恭謀議之實不可得矣然

其間言事者連輙被斥忤時者又多外遷歲消月減以至於今莫可復也考之祖宗舊規凡給事中有鈌止於進士年三十以上者考選奏補弘治間始以行人博士兼選正德間始以在外推官知縣照御史選補正德末年大臣畏忌新進敢言乃始盡廢進士考選之例陛下登極之初應詔止於一行而旋復寢吏部亦常奏請廟堂大臣陰行沮格往往以未常經歷世故藉口是不過欲得脂韋婾婀愛身固禄之流取其不為已害而已司馬光曰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今當用光言以為取人之則帝嘉納之

給事中二

原東方朔記曰東方朔為中郎賜帛百疋拜給事中

漢書曰蕭望之元帝詔望之傅朕八年可賜爵關內侯給事中　又曰劉向字子政諫議大夫給事中　增冊府元龜曰張禹為給事中時成帝舅平陽侯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上書乞骸骨避鳳　原魏略曰邯鄲淳字子淑黃初初為博士給事中　束晳集曰員外侍郎及給事中皆是帝室茂親或貴遊子弟　晉書曰陳邵字節良武帝詔曰燕王師陳邵清貞廉潔行著邦族篤學好古博通六籍宜在左

右以敦儒訓可給事中　荀綽兖州記曰袁淮字孝尼有俊才太始中為給事中　增冊府元龜曰宋劉湛為給事中與殷景仁並被任遇湛常云今世宰相何難此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世功曹耳　又曰梁陸雲公為給事黄門郎雲公善奕棊常侍御坐武冠觸火髙祖笑謂曰燭燒卿貂髙祖將用雲公為侍中故以此言戲之也

又曰後魏崔衡孝文時為給事中車駕廵狩以衡為大都督長史衡涉獵書史頗為文筆蠕蠕時犯邊塞衡

上書陳備禦之方便國利民之策凡五十餘條　又曰游明根孝文初為給事中清約恭謹號為稱職後遷尚書參定律令　又曰北齊唐邕天保初為給事中七年於羊汾堤講武令邕總為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謝之禮是日文宣親執邕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之上啟太后曰唐邕强幹一人當千仍別賜錦綵錢帛

舊唐書曰張行成遷給事中太宗常臨軒謂侍臣曰我為人主兼行將相之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祖

得蕭曹韓彭天下寧宴舜禹湯武有稷契伊呂而四海
乂安此事朕並兼之行成退而上書諫曰陛下聖德含
光規模弘遠雖文武之烈實兼將相何用臨朝對衆以
萬乘至尊共臣下爭功哉太宗深納之　孔帖曰宗室
璡好從當世賢士遊賙人之急累擢給事中　又曰薛
元超遷給事中數上言陳當世得失帝嘉納　又曰徐
彦伯進給事中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天下選
而彦伯李嶠居首　又曰李嶠遷給事中會来俊臣搆

狄仁傑等獄赦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德驗德裕等内知其寃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為者卒與二人列其枉狀忤武后旨出為潤州司馬　又曰孟簡導溉田以勞名為給事中　又曰韓思復入為給事中帝作景龍觀思復諫曰禍難雖除土木遽興非憂物恤人所急不見省　又曰陸堅以給事中兼學士帝待之甚厚圖形禁中親製賛　唐書曰李藩為給事中制勅有不可遂於黄勅後批之吏曰宜别連

白紙藩曰别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敕耶裴垍言於帝以為宰相器　又曰吕元膺自給事中出為同州刺史及入謝帝逮問政事所對詳悉翌日謂宰臣曰元膺直氣讜言宜在左右柰何出之李藩裴垍謝因言陛下與言及此乃宗社無疆之福請復留給事左右　冊府元龜曰劉彤為給事中開元十七年朝五陵每發行宫天尚未曉彤上疏諫制曰朕夙夜之志唯在昧爽卿慎重之誠欲及辨色國體宜爾用納良規然要須早朝稍盡

夜漏耳　柳氏家學錄曰給事中駁正制敕定其是非開元中李乂多駁正姚崇惡其異己薦為紫微侍郎實去其權自後唯署案牘而已　冊府元龜曰徐岱代宗時為給事中充皇太子及舒王以下侍讀承兩宮恩顧時無與比而謹慎過甚未常洩禁中之事亦不談人之短　分紀曰袁高為給事中德宗復用盧杞為饒州刺史命高草詔書高執詞頭謁宰相曰盧杞作相三年矯詐陰賊退斥忠良若更授大郡恐失天下之望宰相不

悅命舍人草之詔出高執之不下乃奏論之　唐書曰
李遜為給事中常論時政以為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
誠啓沃不必擇辰令君臣數奏乃候隻日是畢歲臣下
睹天顔獻可替否能幾何憲宗嘉之乃許不擇時奏對
又曰元和十四年以令狐通為給事中崔植封還制
書言通前刺史壽州用兵失律前罪未塞不宜遽加奬
用上命宰臣諭植以通父彰有功不忍棄其子其制方
行　又曰韋弘景為給事中屢有封駮時劉士經以駙

馬交通邪倖自檢校官用為太僕卿弘景執奏不可中人宣諭再三弘景不為之迴穆宗怒乃令宏景使安南邕容宣慰時論翕然推重　又曰郭承嘏為給事中開成元年出為華州刺史給事中盧載封還詔書且言承嘏數封駁稱職宜在瑣闥牧守之才易為推擇文宗謂宰相曰承嘏久在黄扉故優其禄俸暫令廉問近闕而諫列拜章惜其稱職甚美事也乃復留為給事　宋會要曰治平三年知封駁事韓維言呂誨等降黜敕命不

出門下封駮司直送本家乞追還以正官法　事略曰

元祐中黄廉為給事中議論引大體　言行録曰陳戬

字仲休高宗朝為給事中益感激論事知無不言除授

失當多所論駮士論重之　編年備要曰德壽宫提舉

陳源兼浙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論駮謂内侍不當

干軍政詔自今内侍不得兼兵職樞密院遵守永為定

制　吾學編曰阜敬瑞安人洪武進士為給事中時制

度未備諸王服乗多僭敬乗間為言上曰爾言是朕慮

不及此　又曰韓永西安人建文時為户科給事中永豐軀美顙音吐宏朗每慷慨論兵事帝喜之靖難後不屈死　通紀直解曰永樂時都給事中陳諤彈劾不避權貴常奏事聲洪大聽者竦然帝每見呼為大聲秀才

名臣記曰張寧海鹽人景泰進士授禮科給事中七年内閣陳王以其子不得鄉舉順天考官劉文介幾中傷得罪寧疏言元宰私其子詒考官失大臣體天順中數數裁石曹請乞事帝以是知寧　又曰寧為給事中

憲宗即位乙經筵進講大學衍義皇太后生辰設齋醮
禮官斂大臣金錢祈福寧言大臣當和衷敬德仰賛皇
猷上綏懿祉釋老不當崇奉瓣香非可祈祝行之祗壞
風俗傷名敎　又張寧傳曰寧授給事中成化中奉使
朝鮮陪臣樸元忠為館伴從遊太平館寧賦詩百韻樸
隨手和之不相下寧得溪流殘白春前雪柳坼新黄夜
半風之句樸乃閣筆曰不能屬和矣在省垣與葉盛林
聰齊名　名臣記曰韓文成化進士為工科給事中劾

都御史王越薦故吏部尚書李秉王竑語頗涉兩宮越附汪豎以故逮文考訊幾死出為湖廣參議　許天錫傳曰天錫弘治六年庶吉士歷吏工二垣給事中居諫垣七八載諤諤敢言正德中忤劉瑾而死　戴銑傳曰銑弘治中官南科給事中以劾劉瑾廷杖落職　李鳴鶴傳曰鳴鶴正德中官兵科左給事中以剛直罷歸　劉繪傳曰繪嘉靖進士選戶科給事中值夏言用事抗疏詆斥帝頗是之會六月朔晝晦帝大恐問天官主何

占繪引漢書對請去言以塞天怒明日遂逐言後言再相嗾南省論罷之　陸粲傳曰粲嘉靖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時張璁桂萼繼相粲抗疏劾其奸帝感動為罷二相無何用霍韜言召還二相粲謫都匀驛丞

給事中三

原名儒　茂親 並詳給事二　履素　立德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康七年詔曰郎中張建忠篤履素為江表士大夫所稱宜在中朝其以建為給事中　王隱晉書曰任熙字伯遠立德邈然徵拜給事中　增左掖　東臺 桓玄左掖管轄之司 劉伯芻除給事制曰東臺實掌駁

議

紫垣　黄閣　並晏公類要

駁正　塗歸　六典給事中凡百司奏鈔侍中審定則先讀而署之以駁正違失凡制敕宣行大事則稱揚德澤褒美功業覆奏而請施行小事則署而頒之凡文武六品以下授職所司奏擬則校其任歷深淺功狀殿最訪其德行量其才藝若官非其人理失其事則白侍中而退量焉　百官志曰給事中掌侍左右分判省事凡百司奏鈔侍中既審則駁正違失詔敕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

詳詔敕　駁命令　續通鑑曰應有詔敕並令直學士向敏中張詠詳酌可否然後行下蓋向張二公為給事中故也　南豐擬制曰有司殿內之臣職在於平奏述詳論命令駁其違者而正之覆其善者而行之至於決獄官人發驛遣使申冤滯察苛撓莫不總焉

夕郎風　宰相器　唐書史臣曰李藩有夕郎之風　下詳給事二

言陳當世

論準古誼　封還詔書

上詳給事二　唐書曰齊澣開元初為給事論駁皆援準古誼

駁正刑獄

本傳曰狄兼謨擢給事中左藏吏盜度支縑帛文宗以經赦詔勿治兼謨封還詔書帝曰朕已赦其長官吏亦宜宥既而曰後或事有不可勿以還詔為悍

白居易集鄭覃除給事中制曰凡制敕有不便於時者得封奏之刑獄有未合於理者皆駁正之天下寃滯無告者得與御史糾理之有司選補不當者得與侍中裁退之不嵩掌侍奉讚詔令而已

强梗盡言　慷慨論正

本傳

穆質性强梗為給事中政事得失未嘗不盡言　孔戣為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贓及崔易簡殺從父兄獄久不下戣慷慨論正貶少和殺易簡

閱讀之任　論駁之司

曲阜除葉濤制曰朕付基命於中書付審駁於門下有事殿中之官實嵩閱讀之任其還東臺出納惟允　除毛友制曰惟東

臺論駁之司乃萬世出納之地

乞正官法 望全朝典上詳給事二肆考曰元祐元年劉摯言除安燾知樞密院因給事兩次封駁遂特旨直下吏部施行伏望追還詔命全朝廷典法

臚傳詔旨 練習軍書唐本傳曰給事中齊映為人白皙長大言音鴻爽故帝令侍左右或馬前臚傳詔旨 肆考曰齊主高洋連年出塞給事中唐邕練習軍書及四方軍士強弱多少番代往還器械精粗糧儲虛實靡不諳悉或時簡閱數千人不執文簿能唱其名姓未常謬誤

夜直仙掖並見後詩 名參黃散之班 任極清華之選 夕奉天書

元素廻天魏徵歎仁人之力 李藩批敕裴公推宰相之風 朝遊青瑣之闈時批紫詔 夕對金鑾之殿

徐草黃麻 封詞頭而不下舊傳觧事舍人 批敕尾以復歸共覩儒者給事並新書

給事中四

原明經范曄後漢書曰鄭衆字仲師以明經拜給事中 效車傅玄子曰馬鈞字德衡為給事中與高堂升平泰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曰無此記虛耳鈞曰虛爭空言不如試之效矣 秦朗親愛魏秦朗明帝即位擢以給事中不能有所諫止帝以是親愛之 蘇林文學魏略曰蘇林字孝友博學多通古今字指凡諸書傳文間危疑林皆釋之建安中為五官中郎將文學甚見禮待黃初中為博士給事中文帝作典論所稱蘇林者是也 增用親為部肆考曰宋明帝以阮佃夫

為給事中佃夫權任頗重欲用其所親為部表粲等不欲佃夫稱敕施行衆不敢言

有言而治

梁湘東王繹孝子傳曰陳實子紀紀子羣魏使持節給事中文帝曰卿何如祖父羣曰臣父有言而治臣有言而不治

小門下

通典曰齊世呼侍中為門下給事黃門為小門下

數以忠進

肆考曰唐孔穎達太宗新即位數以忠進

有迴天力

唐書曰張元素遷給事中太宗詔發卒修洛陽宮元素上書切諫遂罷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迴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鸞渚如舊

晏公類要曰唐薛存誠再除給事仍是本廳鸞渚几榻杖履如舊

執敕不下

唐書曰薛存誠為給事中瓊林庫廣籍工徒又神策軍與咸陽尉袁儋不平誣奏之儋被罰二敕皆執不下憲宗悅遣使勞之

有任事稱

職林曰李澄為給事中有任事稱

用士直曹

肆考

曰唐闕播字務先遷給事中故事諸司甲庫以令史直曹刓脫為奸播悉易以士人時題其法

時以直稱又曰薛存慶五遷給事中與韋弘景封駮詔書時稱其直

風采想見職林曰唐許孟容字子範為給事中數有論駮四方想見其風采

崔植舉職唐書曰崔植為給事中時稱舉職時皇甫鎛請減官俸祿植封還敕書鎛復奏諸州鹽税榷酒等加估植疏論奏

何郯還敕四朝會要曰嘉祐五年七月改新知荆南府唐介復知諫院時知門下封駮事何郯言介為諫官有補朝廷不當出外以敕封還之故得復知諫院

思類相如太宗賜楊禧詩曰瑣闥昔年司制詔共嘉藻思類相如

封駮皆國體事略曰范紘禮遷給事中凡所封駮正名分立紀綱皆國體之大者

奏駮姦惡又曰趙君錫權給事中蔡確復觀文殿學士章惇復資政殿學士君錫奏駮論其姦

惡命遂格不行

論無所避

肆考曰宋程瑀拜給事中抗論無所阿避會除權邦彥簽書瑀論邦彥五罪凡三疏上委以次官閱讀瑀乃乞罷遂除知信州侍御江躋等上疏留復除給事上曰給事之設正要駁異豈在雷同朕深不欲卿去瑀既出特賜象笏以示隆眷

糾正違失

吾學編曰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永樂中名為吏部給事中糾正違失務存大體

剛正敢言

通紀曰明王驥永樂進士初為兵科給事中剛正敢言使山西奏蠲除蒲臨池鹽課二十餘萬民困以蘇

一日三疏

吾學編曰葉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已巳之變率同列請誅將臣扈從失律者謝天下然後練兵選將討賊復讐則大綱既正大義自伸一日三疏悉中機宜

即日解官

名臣記曰賀欽成化進士為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歎曰至性不顯實藏猶癡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為用即日上疏解官去

給事中五

原詩唐沈佺期自考功員外拜給事中詩曰南省推丹地東曹拜瑣闈惠移雙管筆恩降五時衣出入宜真選遭逢每濫飛器慙公理拙才謝子雲微案牘遺常禮朋儕隔等威上台行揖讓中禁動光輝旭日千門起初春八舍歸贈蘭聞宿昔談樹隱芳菲何幸鹽梅處惟憂對問機省躬知任重寧止冐榮非　增宋之問和姚給事寓直詩曰清論滿朝陽高才拜夕郎還從避馬路來接

珥貂行寵就黄扉日威廻白簡霜栢臺遷烏茂蘭署得人芳禁静鐘初徹更疎漏更長曉河低武庫流火度文昌寓直光輝重秉秋藻翰揚晴投空欲報下調不成章

崔峒奉賀給事寓直詩曰桂枝家共折雞樹代相傳忝向鸞臺下仍看雁影連夜閒方步月漏盡欲朝天知去丹墀近明王許薦賢　王維詩曰禁裏疎鐘官舍晓省中啼鳥吏人稀晨揺玉佩趨金殿夕奉天書拜瑣闈

姚合和盧給事詩曰鴛鷺齊裾上龍尾蓬莱宫殿壓

鼇頭夕郎夜直吟仙掖天樂和聲下禁樓　明楊士奇
送給事中姚山僉憲河南詩曰觀風在激揚今喜擢蘇
章紬有銀臺筆衣含玉殿香河流明憲節嵩嶽對公堂
想見澄清日歌聲滿洛陽　劉繪省中寓直詩曰月轉
周廬映宿光煙飄漢署引仙郎初披御府黄門被已接
天衣侍女香窓前鐘報知長樂户外星懸是建章銀浦
初飛披南館羽林宿衛周廬滿司隸陳兵入禁齊相君
留對歸家晚珠箔高褰動閤鈴金鑰乍懸傳漏板虎觀

氤氳雲罕遮龍池嗚咽水全斜澹澹碧天遥度夜盈盈宫樹暗藏鴉露滴天街應䕶柳風迴上苑想飛花丞郎清切連華屋夜深尚剪芸窻燭起草誰為諫獵章抽毫並和陽春曲天長地久頌堯年萬國歡騰侍御筵共道韶音博士奏遥聞珍膳大官傳慙愧小臣空食禄明朝宴會賜金錢

增制唐蘇頲行于經野給事中制曰門下尚書兵部郎中上柱國于經野雅量端實閒機密静有恒其操無擇

斯言理必中於繩墨才見推於札翰中臺奏草已承更直之榮左曹顧問宜接孌遊之美　又行李懷讓給事中制曰直方自守貞獨不羣理可析於毫芒文可成於藻繪雖手揮繁綜而心寄閒遠絲綸所屬常推起草之能駁正是司更接遊蘭之寵　遜逖行褚廷誨制曰師臣舊業官序良才文儒實百行之資翰墨當一時之妙駁正為務疇咨所難宜遷左禁之榮式允中朝之望賈至行裴遵慶給事中制曰清正介直公才雅望智能

利物行可檢人令東省務殷宰臣任重是資髦士以佐輶軒宜居駮議之職仍領銓衡之務　又行張孚給事中制曰果行育德疏通知遠是瑚璉之良器抱豫章之美才文以藻身屢得詞場之雋公而持操更推吏道之能譽洽禮闈風清憲簡宜擢拜於青瑣俾駮議於黃樞

常衮行趙涓給事中制曰純白高朗儒林表儀炳文揚彩時謂清拔早以賢良茂異服我周行歷踐三臺之列常參二陜之佐其於事典多所精詳頃叱荆舒尋罷

戎務近侍方鈌選才正難評南宫之上書次東廂之奏事夙夜思職爾無面從　白居易行孔戣等給事制曰渾金璞玉方圭圓珠雖性異質殊皆國寶也是故能官人者亦辨而用之戣等歷踐朝行恪勤官次諫垣郎署謇諤其休聲宜加公獎擢在近侍左右禁闥可以同升必能評奏臺議發揚綸誥臨事有立屬詞可觀各隨所長分命以職祗奉乃事無替厥猷　又行竇易直給事中制曰累踐臺郎擢司邦憲寬猛舉錯甚得其中官不易

方府無留事前因病免令以才遷俾升瑣闈以備顧問凡制令奏議官獄典章苟有依違皆得駁正所任不細宜敬乃官　崔嘏行崔璹給事中等制曰瑣闈冠三省之髙奉常列九寺之右凡所選擢必俟才賢惟爾璹以賔筵雅度早踐霜臺璹以正殿雄詞超升省署而皆本以明敏發為文學玉在涅而不緇金投火而彌勁眷言久次是用遷昇我有絲綸期汝論駁我有金石資爾諧和無忝官常自貽公議

增箴明宣宗六科箴曰國家建官內外有制給事之臣密邇廷陛爰準六典分科置員各司其務有簡有繁命令之出於汝紀之章奏之入於汝度之考其得失舉其愆戾釐革欺蔽以賛予治敬共朝夕無縱以逸無易以忽以毖以密達夫大體由乎至公惟汝之賢光奮於庸怙威以騁不率正道汝之不賢辠亦自造自昔邇臣左右承弼正人是資邪佞必斥其篤念哉毋苟充位往端乃志以懋乃事

原誄宋顔延之給事中陽瓚誄曰瓚少禀志節資性忠淳永初之末佐守滑臺獯虜間釁劘剥司兗瓚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疲困相保堅守四旬兵盡器竭斃於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殉節者哉之子之生立績宋皇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如彼騑駟配服驂衡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函陝堙阻瀍洛蒿萊朔馬東騖胡風南埃帝圖斯艱簡賢授才實命陽子佐師危臺逷矣獯虜乘障犯威鳴驥横厲霜鏑高

翬軼我河縣俘我洛鐵攢鋒成林投鞍為圍師老變形地孤援淵卒無萩麥馬乏芻秣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終鋒栝

增啟王臛軒上鄭給事啟曰黃扉丹地凜杜公封駮之詞廣厦細旃負范相温純之氣結知密勿趾步登庸乃力遜於軒墀負大耐於官職久負儒者給事中之望行展魁然真宰輔之才

洪平齋賀許給事啟曰疇績辰猷蹻榮夕拜歲蕤豹尾方看翠罵之常從突兀龍頭又

喜黄扉之身到言無不售道匪虚行進居管轄之司坐振紀綱之治若李藩之批還制敕與魏相之白去副封能大其官未幾而相此事寂寞之久矣我公慷慨以當之聊屈畫黄重門下駮違之寄便應進紫屬中書造命之權　又賀侍講劉給事啟曰妙簡彤宸峻躋青瑣李藩有宰相器獨推論駮之公留侯為帝者師更慶緝熙之益其官負海宇之碩望立朝廷之要津諫則必行剛亦不吐盡洗頃時仗下馬之習復見前輩殿上虎之風

進彈禁路之論思坐管選曹之綜覈方搴華於飛翠已借重於畫黃經濟之才有所試矣塗歸之任何以假為搖玉佩之珩璜入批敕尾被衮衣之黼黻趣立班頭

散騎省總載

原杜氏通典曰散騎常侍自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並乘輿（並音步浪切騎而散從無常職）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無員漢因之並加官（詳在侍中）散騎有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侍郎後漢口中初省散騎而中常侍改用宦者魏文黃初

初置散騎合於中常侍謂之散騎常侍後用士人始以孟達補之久次者為祭酒散騎常侍掌規諫不典事貂璫插右騎而散從又有員外者因曰員外散騎常侍晉太始中令員外散騎常侍二人與散騎常侍通員直因曰通直散騎常侍亦武冠右貂金蟬絳朝服佩水蒼玉山公啟事曰郄詵才志器局當為黄散黄散謂黄門侍郎及散騎常侍　又曰散騎常侍缺當取素行者補之遂衆郄詵　又阮孚字遥集為散騎常侍常以金貂換酒為所司彈糾帝宥之　又曰賈充為常侍後改常侍為侍中未詳其義散騎常侍黄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

雖隸門下而别為一省潘岳

日寓直散騎省自魏至晉共平尚書奏事東晉乃罷之而以中書職入散騎省故散騎亦掌表詔焉華嶠字叔駿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為內臺中書散騎著作及理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掌統之宋置四人屬集書省齊散騎侍郎通直散騎侍郎員外散騎侍郎並為集書省職而散騎常侍為東省官其二衛四軍五校為西省官詳在將軍總叙篇周盤龍自平北將軍為散騎常侍武帝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員外散騎常侍舊為顯職與侍中通官其通直員外用衰老人士故其官漸替宋大

明中雖舉選比侍中而人情久習終不見重尋復如初梁謂之散騎省天監六年詔又革之（六年詔曰在昔晉初抑惟國化常侍侍中並參帷幄員外常侍特為清顯可分門下二局委散騎常侍侍中並侍帷幄書案奏分曹入集書通直常侍本為顯爵員外之選宜參舊准人數依正員格）自是散騎視中丞通直視侍中員外視黃門郎然而常侍終非華冑所悅常侍亦四人功高者一人為祭酒與侍中功高者一人對掌禁令糾諸逋違陳因梁制後魏北齊皆為集書省掌諷議左右從容獻納領諸散騎常侍侍郎及諫議大夫給事中

等官兼以出入王命位在中書之右魏高祖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在集書閣省逋墜致使王言遠滯起居不修又宋弁為散騎常侍遷右將軍領黃門弁屢讓高祖曰散騎位在中書之右常侍者黃門之庶兄領軍者三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而棄大委任其資叙為第三清明亮為常侍加武勇將軍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令授武勇其號至濁北齊常侍定限人員如金紫光祿大夫隋諸散騎官並屬門下省凡歷代散騎官有郎騎常侍漢書有之顏師古曰官為郎而常侍以侍天子故為郎騎常侍散騎常侍散騎侍郎魏初與散騎常侍同置唐貞觀二年制諸散騎常侍皆為散官從三品後悉省之貞觀十七年

復置為職事官始以劉洎為之其後定制置四員屬門下掌侍從規諫顯慶二年選二員隷中書遂分為左右左屬門下右屬中書左散騎與侍中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右貂謂之八貂龍朔二年改左右散騎常侍為左右侍極咸亨元年復舊　增初學記曰案敘初散騎常侍本二官皆秦置也漢官云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騎從傍乘輿車後獻可替否中常侍得出入禁中常侍左右漢因之兼用士人無常員多以為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兼加之原其所置二職皆舊儒骨鯁以備顧問與侍中同元帝時劉向累遷散騎常侍與蕭固大儒同侍左右是也後雜伍貴

遊子弟班伯成帝時為中常侍與王許子弟為羣在綺襦紈袴之中皆銀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貂璫常侍服之則左貂中侍服之則右貂東漢省散騎之職而中侍改用宦者無常員殤帝改施金璫齊職儀云魏文帝復置散騎之職以中常侍合為一官除中字直曰散騎常侍置四人典章表詔命手筆之事晉置四人隸門下又領員外散騎常侍無員魏末又有通直散騎常侍四人自魏至晉散騎常侍散騎侍郎又有員外散騎侍郎無員又有通直散騎侍郎四人凡六散騎晉初此官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自宋以來其任閒散用人益輕別置集書省領之

齊氏因之言掌圖書文翰之事故曰集書省其領諸散騎同晉氏五代史百官志曰梁陳集書省置散騎常侍四人後魏北齊集書省置六人其領諸散騎並同晉氏隋文廢集書省徙諸散騎入門下省唐初並廢六散騎以為散官貞觀初惟置散騎常侍二人隸門下顯慶中又置二人隸中書並金蟬左右珥貂龍朔二年改為左右侍極在中書曰右侍極在門下曰左侍極咸亨初復舊　文獻通考曰宋散騎常侍不常置與諫議起居司諫正言皆附兩省班籍通謂之兩省官左散騎常侍隸門下省右隸中書省皆掌諫諍虛不除人

亦為檢校官　石林葉氏曰元豐既新官制四十年間職事官未有不經除者惟御史大夫左右散騎常侍至今未常除人蓋兩官為臺諫之長非宰執所利故無有啟之者或曰元豐末黃安中為中丞久次神宗欲擢為常侍會寢疾不果崇寧中朱聖予為中丞常請除二官竟不行　按神宗之初行官制也常論輔臣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王珪亦助確乃已蓋臺諫之長上意必欲取負天下重名如溫公者居之尤非小人之便故遂終不除人也　遼南面門下省有常侍常侍之下有散騎常侍　續文獻通考曰金中常侍乃內侍之職屬宣徽院　元無

散騎常侍一

原應劭漢書曰秦及漢置散騎及中常侍各一人官並無員散騎騎馬夾乘輿車獻可替否　華嶠集曰散騎以從容侍從承答顧問為職又掌賛詔命平處文籍故前世多參用言語文學之士　王隱晉書曰鄭默字思元為散騎常侍世祖祀南郊侍中陪乘詔曰使鄭常侍因謂默曰卿知何以得參乘昔州內舉卿為十二郡中正舉也相輩常愧有累清談　七賢傳曰髙貴鄉公以阮籍為散騎常侍非其好也　增冊府元龜曰魏徐宣

為散騎常侍從文帝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帝壯之　又曰後漢張允初仕晉為左散騎常侍天福初以國朝頻有肆赦乃進駮赦論帝覽而嘉之宣付史館　原晉中興書曰庾闡有文章才義議者以為宜綜國史於是名為散騎常侍　又曰謝萬升平五年詔曰前西中郎謝萬才義簡亮宜居獻替其為散騎常侍　晉書曰周處除楚內史又徵為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

先之楚郡　又曰何劭字敬祖曾之子也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及帝即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重　增冊府元龜曰王述海西公太和中遷散騎常侍受職不為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其子坦之諫以為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又曰温嶠為散騎常侍初為劉琨奉使建業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絶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

不拜苦請北歸　又曰宋向彌為散騎常侍治身儉約不營室宇無園田商貨之業時人稱之　又曰梁呂僧珍為散騎常侍恩遇隆密性恭慎每侍坐屏氣鞠躬畢食未常舉箸嘗因醉後取一柑食之高祖笑謂曰便是大有所進禄俸之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絕於時　又曰陳袁憲為散騎常侍以久居清顯累求解任宣帝曰諸人在職屢有謗書御處事已多可謂清白别相甄録且勿致辭　又曰司馬申為散騎常侍歴事三

帝内掌機密至於倉卒之間軍國大事指揮斷決無有滯留　又曰後魏李孝伯為散騎常侍方慎忠厚太武寵眷以宰輔遇之　又曰郭祚為散騎常侍常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孝文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勞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温良博物謂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　又曰于忠為散騎常侍領左衛常因侍宴宣武賜之劒杖舉酒屬忠曰卿世秉貞節故常以禁衛相委昔以卿行忠賜名曰忠今以

卿才堪禦侮以朕御劒杖相賜循名取義意在不輕其出入周旋常以自防也　後魏書曰高祖以李彪為散騎常侍既謂郭祚曰朕誤授矣祚對曰聖詔豈容差異高祖沈吟曰此自應有讓朕欲别授一官須臾彪有啟云伯石辭卿子産所惡臣欲之已久故不敢讓高祖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廻不能復决遂不移官　典略曰賀琛為梁散騎常侍梁主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人呼

之 冊府元龜曰唐劉茲貞元二年為左散騎常侍平章事在位廉謹畏慎多所退讓歲餘罷平章事守本官

散騎常侍二

原參乘 挾帝上詳常侍一中與散騎常侍對挾帝侍中居左常侍居右 齊職儀曰御駕登殿侍

插貂璫 賜牀帳魏略曰散騎常侍比於侍中貂璫插右黃初中始置四人出入侍從與上談議不典事 晉起居注曰太康七年詔曰尚書馮翌忠亮在公歷職內外勤恪匪懈而疾未痊屢求放退其以卿為散騎常侍賜錢二十萬牀帳一具

掌規諫 贊詔命魏志曰文帝延康元年置散騎常侍與侍中同掌規諫下詳類聚

夾乘輿 侍廊廡上詳類聚 環

濟要略曰散騎常侍入侍左右出則待事於廊廡之下

增車給追鋒　門施行馬

冊府元龜曰司馬望為散騎常侍時高貴鄉公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等並見親侍數侍筵宴公性急秀等居內職急有詔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乘虎賁五人　又曰丁潭為散騎常侍康帝即位屢表乞骸骨詔以光祿大夫還第門施行馬祿秩一如舊制

原庾闡文章　孟達容觀上詳

類聚蜀志曰孟達字子度自蜀降魏文帝喜達之姿才容觀以為散騎常侍

增鄭思元參乘　司馬駿侍講上詳類聚

傅暢晉諸公贊曰司馬駿八歲為散騎常侍侍講十二歲遷步兵校尉也

散騎常侍三

原朝夕規獻應璩新詩曰散騎常師友朝夕進獻規　王永元時論稱之吳志曰王蕃字永元孫休即位與賀劭薛瑩虞汜俱為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稱之　俱掌直諫王隱晉書曰傅玄為散騎常侍及受禪進爵為子加駙馬都尉與皇甫陶共掌諫職　表奏之省晉中興書曰興寧二年桓溫奏省散騎常侍二人復置四人凡以省文書表奏意異者為散騎常侍比於侍中貂璫插右　貂璫之輝王隱晉書曰顧凱之拜散騎常侍表曰不悟陛下聖恩所加登之常伯之列飾以貂璫之輝　謝萬宜居獻替詳類聚　王恂宜進拾遺晉起居注曰太始元年詔曰給事黄門侍郎王恂篤志好學不殞先業久歷朝班職用有效宜拾遺左右其以恂為散騎常侍　譙周博物洽聞干寶晉紀曰詔騎都尉譙周開居中道不仕危國蜀

七之際勸劉禪歸命有忠君濟民之謀又躭習典藝博物洽聞朕甚嘉之以為散騎常侍

程咸博學洽通王隱晉書曰程咸字延祚太始十年詔曰黄門郎程咸博學洽通文藻清敏其以為散騎常侍

散騎常侍四

原表梁任昉為范雲讓散騎常侍吏部尚書表曰夫銓衡之重闗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惟稱許郭齊季陵遲官方淆亂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

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内或威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四姓侍祀已無足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臣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雖千秋之一月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為速達臣雖無識惟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菅蒯愛同絲麻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二辭矜臣所乞特回寵命則彝章載穆微臣知免　陳徐陵

讓散騎常侍表曰臣聞五十知命宗師之格言六百辭
滿通賢之高槩昔墨子諸生褰裳求楚魯連隱士高論
却秦況乎謏蒙知己寧無感激洪私過誤寘以通班司
憲文昌遂諧常伯今者昆吾小器諦視不見玄黄鈞天
並奏靜聽能聞鐘鼓雖神農分藥岐伯提針㝠衆因緣
難可匡救陛下嗣臨寶歷光闡大猷屬意銓衡留情椳
椷燕臺裝玉儻不精真齊客吹竽諒宜澄簡南郊奉乘
當求鄭默之才西省文辭應用羅含之學

原墓志梁元帝散騎常侍裴子野墓志銘曰幾原博聞裁為典墳比良班馬等麗卿雲薰猶既別涇渭以分聖皇御極欽賢盱顧儲后特聖降情文苑既匹嚴朱復同徐阮如何不憖卜期不遠

原誄晉潘岳散騎常侍夏侯湛誄曰英英夫子灼灼其儁飛辯摛藻華繁玉振疇昔之遊二紀於兹斑白攜手何歡如之居吾語爾衆實勝寡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執戟疲揚長沙投賈無位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洸然變化

易容慨然歎曰道固不同為仁由巳匪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中年殞卒　晉劉琨散騎常侍劉府君誄曰爰自上葉帝堯之胄堂堂漢祖豁豁高韻茂載孝景克紹前訓穆矣靖王開國作鎮惟祖惟父乃光有晉積行累仁世篤忠順是用感和誕育奇儁淑質英挺金聲玉振嗟乎君侯乃寢斯疾命不可延中年殞卒衡

飈摧華閒風彫實如可贖兮人百其質存若燭龍銜曜沒若庭燎俱滅搢紳頹範於高模邦國彌悴於隕哲

散騎侍郎一

增干寶晉紀曰處士馮恢志行過人以為散騎侍郎張華曰臣請覲之若不見臣上也見而有傲世之榮次也敬而為賔主者固俗士也及華至恢待之恭於是時人少之　唐書曰高祖初平長安拜舞人安比奴為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諫曰臣按周禮均工樂胥不得預

於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終身繼世不易其業今新定天下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廟故非創規模貽子孫之道也　華嶠譜叙曰華歆三子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為散騎侍郎時同寮諸郎共平尚書事並厲鋒氣要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深文論駮唯表不然事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司空陳恭等以此稱之

散騎侍郎二

原掌問應對 應劭漢官儀曰漢武元鼎三年初置散騎俱掌問應對世祖省之按漢初有散騎侍郎常侍省皆為騎郎貲滿五萬為常侍郎張釋之以貲為常侍蓋為此官也

為賔宴臣 桓氏家傳曰延康元年初置散騎之官皆選新舊文武之才以為賔宴之臣故遷桓範為散騎侍郎官也

張賀七歲拜散騎 漢書曰張賀年七歲拜散騎

帝室茂親 束晳集曰員外侍郎皆帝室茂親貴遊子弟

鍾毓十四為散騎 魏志曰鍾毓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

皆貴子弟 又曰孟康字公休以郭后外屬并受九親賜拜散騎侍郎是時散騎侍郎多貴子弟或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以外屬雜其間故皆輕之不復呼其姓氏而謂之阿元康既有才敏又

好學在冗官博讀書傳遂有文義雅而切要衆人更嘉之

詔集羣書　魏書曰劉劭字孔才為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撰正音訓　晉書曰徐邈字仙民少與鄉人臧壽齊名孝武帝招延儒學之士邈既東州儒素太傅謝安舉以應選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旨趣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遷散騎常侍

荀顗擢拜　又曰荀顗傳顗字景倩以父勲除中郎宣帝輔政見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

謝頤顯侍　謝知表曰兄頤除員外散騎侍郎顯侍帷幄

清和著稱　晉中興書曰王悅弱冠有高名每侍講東宮以清和著稱除散騎侍郎

知名美稱　又曰王洽字敬和王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羡俱有美稱弱冠除散騎中書侍郎

通直散騎常侍一 侍郎附

原杜氏通典曰通直散騎常侍按魏末散騎常侍又有在員外者晉太始十年武帝使二人與散騎常侍通員直故謂之通直散騎常侍齊梁徵輕北齊張景仁除通直散騎常侍及奏御筆點除通直字遂為正常侍　通直散騎侍郎初晉武帝置員外散騎侍郎及太興中元帝使二人與散騎侍郎通直故謂之通直散騎侍郎按歷代常侍或有員外者或有通直者故史傳中謂員外

散騎侍郎或單謂之員外郎謂通直散騎侍郎或單謂
通直郎其非員外及通直者或謂之政員散騎侍郎或
單謂之政員郎

通直散騎常侍二

增臧榮緒晉書曰太始十年詔程咸歷職左右劬勞内
侍乃心在公夙夜不懈以咸為散騎常侍左通直郎
晉起居注曰太始十年詔東平王楙為員外常侍通殿
中直散騎常侍通直之號盖自此始也　又曰恵帝永

寧元年詔曰散騎常侍琅邪王睿日新匪懈宜在機近其今睿通直也　朱鳳晉書曰左軍陳與騫之子以父老求去職宿衛不宜曠詔以為通直常侍　南史曰鮑泉常乘高幰車從數十左右繖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貫遣訪之泉從者荅曰鮑通直承怪焉復欲辱之遣逼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為口實見尚豪華人相戲曰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以為笑謔　隋書曰許善心加通

直散騎常侍聘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留縶賔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經三日詔拜通直散騎常侍善心哭盡哀垂涕受詔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見此人既能懐其舊君即是我誠臣也賜物千段馬二十四　冊府元龜曰隋何妥為通直散騎常侍納言蘇威兼領五職高祖甚親重之妥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上八事以諫威大銜之　又曰後周辛慶之為通直散騎常侍任遇雖隆

而率儉素車馬衣服不尚華侈　後魏書曰李瑾字道瑜美容貎頗有文才遷通直散騎侍郎與黄門王遵業尚書郎盧觀典領儀注臨淮王彧謂瑾等三俊共掌帝儀可謂㽒舅之國王盧即瑾之外兄也

員外散騎常侍一 侍郎附

原杜氏通典曰員外散騎常侍魏末置齊梁用人卑雜又未䍐為員外常侍侍中中領軍中書舍人四職並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又賀瑒字國寶遷員外散騎常侍

舊尚書南座無貂自琛始　員外散騎侍郎晉武帝置晉代名家身有國制者起家多為員外散騎侍郎

員外散騎常侍二

原公族閒任　晉諸公贊曰扶風王駿齊王攸皆為魏員外散騎常侍於時公族務在閒任故置外位也

登之常伯　詳散騎常侍篇

嘉之宜補　王隱晉書曰吏部李重啟太常博士曹嘉之宜補員外常侍

孫朝宜給　晉起居注曰咸康八年司徒王導表員外常侍孫朝告老宜給本官秩以終餘年

天錫歸國　晉張天錫字純嘏絳丘人為苻融征南司馬於陣歸國詔曰昔孟明不替終顯厥功豈以一眚而廢才用其以天錫為散騎常侍左員外

苻朗歸化　載記

曰苻朗為青州刺史在任甚有稱續後晉遣淮南太守高素伐青州朗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朗許之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世超然自得志淩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　增

三益不亞後魏書曰梁三益字敬安於南陽內附高祖與語善之曰三益三益殊不亞拜員外散騎侍郎

起居注一

原杜氏通典曰起居周官有左右史記其言事蓋今起居之本漢武帝有禁中起居後漢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注在宮中為女史之任又王莽時置柱下

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其言行此又起居之職自魏至晉起居注則著作掌之其後起居皆近侍之臣録記也録其言行與其勳伐歷代有其職而無其官後魏始置其起居令史每行幸宴會則在御左右記録帝言及宴賓客訓荅後又別置修起居注二人以他官領之北齊有起居省後周有外史掌書王言及動作之事以為國志即起居之職又有著作二人掌綴國録則起居注著作之任自此而分也至隋初以吏部散官及校書

正字有敘述之才者掌起居之職以納言統之至煬帝以為古有内史外史今著作如外史矣宜置起居官以掌其内乃於内史省置起居舍人二員次内史舍人下（庾自直崔濬祖虞世南蔡允恭等皆為此職）唐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於門下置起居郎二人顯慶中復於中書省置起居舍人遂與起居郎分掌左右龍朔三年改為左右史（郎為左史舍人為右史）咸亨元年復舊天授元年又為左右史神龍初復舊每皇帝御殿則對立於殿（左郎右舍人）有命則臨陛

俯聽退而書之以為起居注凡冊命啓奏封拜甍免悉載之史官得之以撰述焉令狐德棻呂才蕭鈞褚遂良上官儀李安期顧允髙智周張大素凌季友等並為起居皆有名賢者

增文獻通考曰宋沿唐制起居郎隷門下起居舍人隷中書號小兩省官皆為虛名不典本省事而典職者自號修起居注凡二人天子御正殿記注官不侍左右惟朝會對立於香案前常日則更番遞直於崇政殿延和殿行幸則從上出入皆所以書言動熙寧初詔諫議官兼修注者因後殿侍立許奏事

元豐中兼修注王存乞復起居郎舍人之職使得盡聞明天子德音退而書之神宗亦謂人臣奏對有頗僻讒慝者若左右有史官書之則無所肆其姦矣故事左右雖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因對及之乃詔雖不兼諫職者亦許直前奏事五年官制行罷修注而郎舍人始專其職起居郎舍人掌記天子言動御正殿則侍於門廡外便殿則侍立行幸則從大朝會則對立於殿下螭首之側凡朝廷命令赦宥禮樂法度損益因

革賞罰勸懲羣臣進對文武臣除授及祭祀燕享臨幸引見之事四時氣候四方符瑞戶口增減州縣廢置皆書以授著作官六年詔左右史分記言動元祐元年仍詔不分七年詔邇英閣講讀罷有留身奏事者許侍立紹聖元年中丞黄履言所奏或干機密難令旁立乃止隆興元年胡銓奏記注之失有四一人主不當觀史國朝梁周翰以起居注每月進御慶歷中歐陽修乞更不進本仁宗從之今望遵仁宗所行之訓二立非其地國朝記注之臣立於座後歐陽修謂當人主言動而書乃立於前修罷復故今乃立於殿之東南隅

言動不聞乞復歐陽修之制　三前殿不立前朝古制前後殿皆侍立而前殿不立又左右司分日而立無言動之異欲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　四奏不直前臣欲直前奏事閤門以不預牒卻之嘗預牒矣又以無班為詞是雖有直前之名而無可奏之時矣乞左右史奏事直前不必預牒及有無班次為拘也詔前殿依後殿侍立餘並依舊制淳熙間羅春伯黜自戶部員外郎除左史避曾祖諱以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其後兩史或缺則降旨以其人權侍立官蓋自此始元豐寄祿起居舍人為朝散郎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門下省屬有起居舍人院其官曰起居舍人

曰知起居注曰起居郎　金特設記注院修起居注掌記言動　元世祖至元五年中書省臣言前代朝廷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謨不致遺失因以翰林待制兼起居注　明初設起居注尋設太史監後俱裁革悉屬翰林院

起居注二

增冊府元龜曰唐貞觀中每日朝退太宗與羣臣參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録故貞觀注記稱為畢

備　唐杜正倫知起居注太宗嘗曰朕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正倫曰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其愚直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也願陛下慎之

褚遂良傳太宗謂遂良曰卿知起居記録何事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為檢誡不聞帝王親自觀史上曰朕有不善卿必書之耶遂良曰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　唐書曰邢文偉

滁州全椒人時右史官缺高宗謂侍臣曰邢文偉事我皃能減膳切諫此正直人也遂擢拜右史　孔帖曰張説既領集賢院薦韋述爲直學士遷起居舍人從封泰山奏東封記有詔褒美　唐書曰張次宗有文學稽古厲行開成中爲起居舍人每入閤左右史立於螭頭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備録宰臣既退上名左右史更質證所奏是非故開成政事詳於史氏次宗尤稱奉職　又曰魏謩轉起居舍人帝謂之曰以卿論事忠切有文貞

之風故不循月限授鄉此官　又曰魏謩為起居舍人帝索起居注謩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人主不可取觀向者取觀史事為失職陛下一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以為史乃止　會要曰馮定請左右史隨宰相入延英殿記事宰相不樂　嘉話錄曰開成末韋絢自左補闕為起居舍人時楊嗣復以除起居舍人於殿下先奏曰左補闕韋絢新除起居舍人未申謝奏取進止帝頷之李玨招而引之絢即置筆札於玉階

欄檻之右疾趨而置詞舞拜焉　冊府元龜曰後唐趙熈為起居郎明宗天成二年熈奏今後凡内中公事及詔書奏對應不到中書者伏乞委内臣一人旋具鈔録月終關送史館　東都事畧曰梁周翰太祖名兼史館修撰遷起居舍人兼起居郎固言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修為時政記仍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别為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起居注進御自梁周翰始也　仁宗實録曰初修起居注缺

中書擬人而彭乗在選中上指乗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無以易之及召見諭曰卿先朝舊人久補外未嘗自言對曰臣生孫遠自量其分敢過有所望耶上頗嘉之　東都事畧曰歐陽修仁宗朝名知諫院未幾修起居注每勸上延見大臣訪以政事　會要曰至和中知制誥賈黯言延英名侍臣講讀其咨訪之際動關國政體乞令修注官侍閣中　言行録曰朝廷欲用蘇軾為起居舍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力辭之宰相蔡

持正曰公回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公固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持正不許　又曰軾為右史奏曰竊見韓維讀三朝寶訓至真宗皇帝惡殺生因論陛下在宮中不忍踐履蟲蟻其言可以推明聖德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冊又録一本上進望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廣好生之德臣不勝大願　又曰王巖叟元祐中為起居舍人入侍邇英司馬康講洪範至乂用三德上曰只此三德為更有

德公退而上書曰陛下既能審而問之必能體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臣備職史官敬已書之於冊以示萬世　周文忠行狀曰公以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有近作可多進來屬初御經筵公奏祖宗置經筵非為分章析句正欲人主從容訪問以裨聖德　中興會要曰紹興二十八年詔起居郎舍人自今後許依講讀官奏事先是起居郎洪遵言臣幸得以記注陪侍經幄伏覩元祐中起居舍人呂陶嘗乞候講

讀臣僚再留奏事並許侍立以見講退猶且入侍何由不許奏事乞下講筵所依講讀官例施行故有是詔續文獻通考曰元英宗至治二年御史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録皆臣下聞奏事目上之言動宜悉書以付史館從之　明名臣記曰宋濂改起居注侍太祖論黃石公三略濂曰尚書典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

起居注三

原記事記言　謹月謹日晉起居注曰古者天子諸侯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穀梁傳曰春秋之旨謹而月之謹而日之

增置劉玉陛　操筆赤墀上詳起居二職林鄭覃曰記注操筆赤墀下其書為後世法不可用黨人

對仗承旨　珥彤記事唐百官志曰永徽已後左右史惟得對仗承旨已後謀議皆不得預聞姚璹請撰時政記　文選書紛珥彤記事於僊室

紫宸咨訪　赤墀記注周墀傳曰文宗時墀兼起居舍人帝御紫宸殿或名左右史咨訪所宜最為天子欽矚　下見前注

賦偃松篇　製春臺章職林曰開元中起居舍人蔡孚賦東都龍興觀偃松篇玄宗賜和御書刻石記之　下詳起居四

入記吾言　俾伺朕居白集溫造制曰擢為右史入記吾言　元微之集行高釴制曰

俾伺朕之起居遂編之於簡牘

分直崇政　立侍邇英上詳起居二長編曰仁宗朝講讀官侍邇英者皆立每問事則衆人齊對頗紛擾乃詔皆坐唯當講讀者以次立而記注亦坐石昌言奏記注官當立侍密邇德音以詳記錄不可坐遂令侍立

為郎七年　脩注十載言行錄曰陳堯佐居官不妄進取為起居郎七年不遷下詳起居二

名高三俊　職聯兩省宋陳后山寄張文潛舍人詩曰名高三俊上官立右螭傍初察制左右置史載筆螭坳職聯兩省

退匿楹間　對立殿下上詳起居二下詳通考

密邇德音　陪侍經幄上詳立侍邇英注下詳起居二

黃屋深知　赤墀親擢

出綍中宸　記言右陛

濡珥彤之筆　繡汗青

之簡　占柱下之一星　冠螭頭之二史　侍玉皇之香案　紬金匱之圖書　大君有命眷求載筆之臣左史記言爰約繫年之法　宣精柱下仰隣北極之尊濡翰螭頭肅對紫宸之仗　當用第一流日侍供赤墀之立　綴班小兩省地清嚴青瑣之移俱翰苑新書

起居注四

原勿籍左傳曰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辭焉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增録動作唐六典曰起居郎掌録天子之動作法度以修記事之史凡記事之制以事繫日以日繫

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時書其朔日甲乙以紀歷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拜恩賞以勸善誅伐黜免以懲惡季終則授之於國史焉

第一流 會要曰唐人言左右史當用第一流

第二首 又曰正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翰皆即螭首之坳處由是謗傳謂螭頭有水官既密侍號為清美官

諫罷封禪 職林曰唐貞觀有事泰山褚遂良為起居郎諫罷封禪之事

文史博涉 又曰褚遂良文史博涉工隸楷太宗召令侍書

職在司言 實錄曰唐玄宗親製春臺望一章起居舍人蔡孚奏臣職在司言請宣示百僚及編國史

請納封事 唐吳兢傳曰兢為起居郎上疏玄宗請容納封事

陳政得失 職官分紀曰高鉞為起居郎陳政得失穆宗嘉之

文章俊拔 鄭仁表傳曰仁表為起居郎文章俊拔自謂門第人物文章俱美常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齋紙螭下六典曰文宗敕左右省起居齋紙硯及筆於螭頭下記言記事**侍從班**嘉話錄曰左史得申謝自開成中至武宗即位隨仗而退無復簪筆之際不得密邇天顏故後人謂兩省為侍從班則登其選不為不達矣**左侍極**唐柳玭家傳曰玭為左史其著序訓自稱左侍極

立堦非地程大昌演繁露李誡營造式螭首施之對柱及殿四角今二史所立東南偏其立殿角隨堦之螭歟以其堦為右螭遂認為唐螭非其地也**繫鞋造殿**職林曰駕御垂拱殿則同侍從官俱朝而退至崇政殿則與日參官同朝退出殿門則就次繫鞋而入造穿殿拱立**一時清選**白居易行蕭俛起居舍人制曰記事之官一時清選**號為要地**欒城集曰左右史官號為要地密侍殿陛足以覩進退之詳**綴兩省班**長編曰熙寧八年范百祿奏令修起居注則綴兩省

班知諫院絀而不與兼諫院職會要曰熈寧二年同脩起居注陳襄兼起居舍人知諫院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范純仁同脩起居注朕自知卿言行録曰胡銓字邦衡為起居郎直前奏事云陛下登極首蒙名除曾未浹旬又擢左史上曰朕自知卿

起居注五

增詩唐杜工部贈起居田舍人詩曰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趨青瑣闥晴窻點檢白雲篇揚雄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噓送上天　韓翃訪王起居不遇留贈詩曰雙

龍闕下拜恩初天子令君注起居載筆已齊周内史論詩更似謝中書行聞漏滴隨金仗入對爐煙侍玉除　姚合寄裴起居詩曰千官曉立爐煙裏立近丹墀是起居彩筆專書皇帝語書成幾卷太平書　又寄丘起居詩曰官清立在金爐北仗下歸眠玉殿西　又寄劉起居詩曰九衢寒露斂雙闕曙光分彩仗迎春日香煙接瑞雲珮聲清漏間天語侍臣聞莫笑馮唐老還来謁聖君　許渾寄李定言右史詩曰纔歸龍尾含雞舌更立

螭頭運兎毫閶闔欲開金漏盡冕旒初生御香髙　鄭谷寄左省張起居詩曰含香復記言清秩稱當年點筆非常筆朝天最近天　元徽之誇白樂天詩曰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近蓬萊

增制唐蘇頲行賀知章起居郎制曰業優詞學時重才行禀精微之髙妙體仁恕以明達必能書法不隱立言可觀宜回職於版圖佇擅聲於鉛筆　孫逖行楊齊宣起居郎制曰規行介立守道安貞雅致表於文辭清標

傳於緒業頃參諫職考績已深自聞謝病歲年滋久雖宰臣立節每避舉親而公器須才終難滯用宜發命於中吉俾分官於左言　賈至行裴綜起居郎制曰左史記事君舉必書先王之制也晉則董狐書法不隱楚則倚相能讀典墳善惡成敗實由其言慎擇端士求難其人殿中侍御史裴綜緒業清純言行惇敏俾之直筆庶勗厥官　李嶠行太子舍人劉如玉等右史制曰敕如玉等並言芳蘭芷行温圭璧或譽滿銅樓或名高石室

記言之重選衆尤難宜收博辨之才俾居良史之任
蘇頲行崔銑起居舍人制曰識遠心明懐才藴藝鉠碑
盡記亡篋不遺實朝序之英髦為士林之俊拔趨侍西
掖洽聞東觀期書法以無隱俾舉能而有聲
增啟洪平齋賀黄左史啟曰騎省疇庸螭坳振武立雷
霆之下屢聞劘礪以責難司雨露之邊更許直前而論
事某官瑞應魁衡聲摩奎壁夙著六君子之望坐追三
諫臣之風黒白既分丹青自炳聖朝舉無鉠事可少緩

於箴規人主蔑有戲言正欲明於記注進躋左塀密侍前旒移疇昔皂囊剴切之誠示此日青史簡嚴之筆夾玉皇之香案共欽稽古之榮築宰相之沙堤佇究濟時之業　楊誠齋賀聶左史啟曰南衙渙號東史升賢雖君舉必書均號司存之切而王直諸左益知位置之親某官螭頭坳處久稱解事之舍人龍尾道中遂進讀書之倚相柱下之光可繼甌中之姓有人　陳質窓賀徐左史啟曰烏府疇庸螭坳正位南司五院方嚴執法於

殿中東極一星復擅典書於柱下其官心正意誠之功
夙講明於章布任重道遠之器獨簡記於冕旒頃由别
院之聲名徑主一臺之風憲永惟四海理亂之本實係
九重言動之間若弩有牙如車斯輹雖堯舜在上無明
爭顯諫之勞然佚狐在前有陰警潛規之助鋪陳久大
繪畫升平要令熒煌垂汗簡之華然後卓犖紀面槐之
業　洪平齋賀林殿院除左史啓曰臺端疇績左域蹐
縈紅雲之近玉皇獨聳螭頭之望黃道之開閶闔仍催

豹尾之班其官峻躋記注妙絶版曹扈甘泉之蹕則入內以告猷對紫宸之仗則直前而奏事一星之曰柱史姑紬石室之藏六符之驗泰階即上沙堤之路　危巽齋賀魏右史啟曰恩湙席前班高柱下秘書不是監昔有是言右史用名流實聯法從其官龍池入覲蔚為華國之儒雞舌含香快吐濟時之略惟斯文之未墜知上眷之益隆禮樂司存冠九卿之妙選蓬萊身到總三館之清流才與地以雙清命自天而三錫屈司記注以闡

才猷

御定淵鑑類函卷八十六

御定淵鑑類函卷八十七

設官部二十七

補闕拾遺總載　補闕　拾遺　符寳郎　弘文館　典儀　城門郎附　增樞密院總載　樞密使　知樞密院　簽書樞密院

補闕拾遺總載

原杜氏通典曰補闕拾遺武太后垂拱中置補闕拾遺二官以掌供奉諷諫天授二年各增置通前為五員三年舉人無賢愚咸皆擢用高者試鳳閣侍郎給事中次

或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當時頗為濫雜著於謡誦謡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推侍御史盌脫校書郎景雲二年補闕辛替否論時政上疏自開元以来尤為清選左右補闕各二人内供奉者各一人左右拾遺亦然兩省補闕拾遺凡十二人左屬門下右屬中書

增唐六典曰拾遺唐垂拱中創立才可則登不拘階級言國家有遺事拾而論之故以名官焉史記汲黯曰臣願為中郎署長出入禁闥補過拾遺漢書元帝初立給事中劉向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後魏初置内侍長主拾遺應對又孝文帝命侍中郎惟拾遺左右垂拱中因其義而創立

文獻通考曰宋端拱

初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真宗

天禧初用劉曄魯宗道為左右正言元豐肇新官制左右司諫左右正言各一人同掌規諫諷諭凡朝廷有闕失大事則廷諍小事則論奏分隸兩省寄祿左右司諫為朝奉郎左右正言為承議郎淳熙十五年兵部侍郎林栗奏言諫諍之官尚有闕員居其位者往往分行御史之職至於箴規闕失寂無聞焉願依唐制置拾遺補闕左右各一員專掌諫諍不許糾彈從之以許深父薛彖先充其職班著

在監察御史上光宗立復省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門下省左諫院有左補闕左拾遺二員中書省右諫院有右補闕右拾遺二員金諫院有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元世祖至元六年始置左右補闕明屬臺省不設

補闕一

增六典曰補闕唐垂拱中置或才職相當不待闕而授官國家有過闕而補正之故以名官焉　孔帖曰張九齡遷左補闕有才鑒改司勲員外郎　又曰樊澤擢左

補闕澤有武力善兵法議者謂為將相器常召對延英

德宗歎其論兵與我意合　冊府元龜曰歸登為右補

闕凡三任十五年同列當出其下者多以馳騖至顯官

而登與右拾遺蔣武退然自守不以淹速介意　唐書

曰貞元中韋渠牟為右補闕內供奉僚列初輕之上在

延英既對宰相多使中貴人召渠牟於官次同輩始注

目矣　盧景亮傳曰景亮遷右補闕朱泚反勸德宗曰

罪已不至則感人不深帝然之志義岸然與穆質同在

諫諍地書數上鯁亮無所回　唐書曰王源中遷左補闕時典禁軍者不循法度源中上疏略曰臺憲者紀綱之地府縣者責成之所設有罪犯宜歸司存安有北軍勢重於南衙輦下權傾於仗內乞還法司庶守職分憲宗可其請　又曰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轉補闕參謝之際宰相裴垍廷語之曰獨孤與李二補闕孜孜獻納今之遷職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官業或異於斯昨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恧而退　通典曰鄭

餘慶之子澥為右補闕獻疏切直餘慶入朝憲宗謂之曰卿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賀遂遷舍人　唐本傳

曰崔邠遷補闕上疏論裴延齡以鯁亮知名　孔帖曰

高元裕以右補闕名道商州會方士趙歸真擅乘驛馬

元裕詆曰天子置驛爾敢疾驅邪命左右奪之還以聞

又曰韋處厚擢左補闕李絳請間言古帝王以納諫

為聖拒諫為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

韋處厚路隨數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耳由是中外

推其靖密　唐書曰文宗以魏謩爲補闕常言於宰臣曰太宗皇帝得魏徵採拾闕失弼成聖政今我得魏謩於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希及貞觀之政庶幾處於無過之地命授謩左補闕詔中書善爲之詞　又曰韋温爲左補闕忠鯁救時宋申錫被誣温昌言曰宋公履行有素不當有此是奸人陷害也吾等諫官豈避一時之雷霆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惡之名耶因率同列伏閤切爭由是知名　天中記曰王直方開成中爲右補

闕上疏曰陛下即位之始宣徽教坊悉令停減人數聞近来稍不如此樂工子弟賜與至廣臣伏以聖體未安加以聲色之翫侵蠧聖祚得不憂乎帝覧奏嘉歎 又曰韋温為右補闕羣臣請上尊號温上疏諫曰德如三皇止稱皇功如五帝止稱帝今歳三川水災江淮旱歎恐非崇飾徽稱之時帝深嘉之 舊紀曰大中十一年右補闕陳嘏左拾遺王譜等上疏諫遣中使往羅浮山迎軒轅先生詔荅云閲示来章深納誠意 會要曰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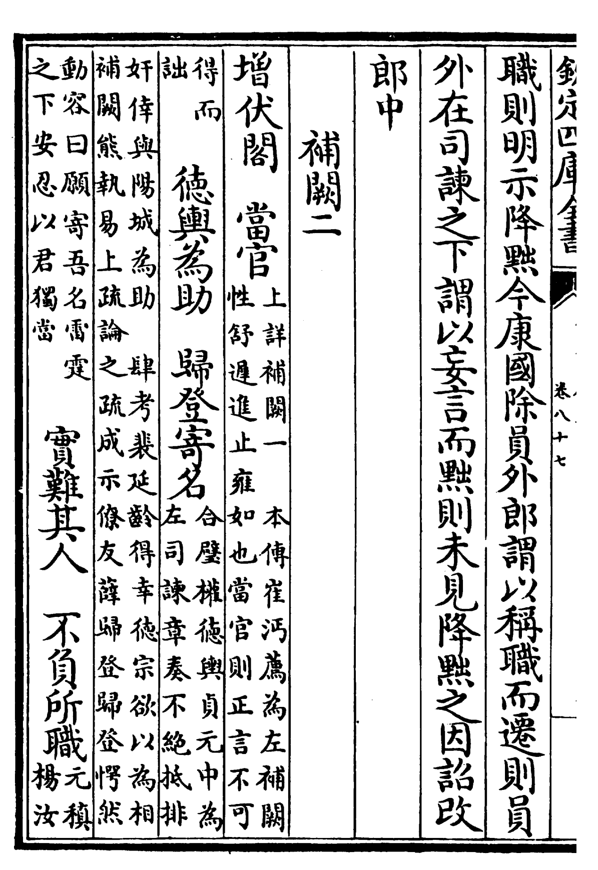
淳化中右司諫張觀上章言拾遺補闕武后所置相循授任二百餘年方自聖朝載新名目言責之重與古無比　言行録曰江公望居司諫言君臣一體人君元首也左右大臣股肱也諫官御史耳目也股肱不力則百事隳耳目不明則四方塞一體病則元首為之不康是職也曷可輕付哉　又曰韓魏公琦為諫官三年所存諫稾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曰諫垣存稾自序於其首

大略曰諫主於理而以至誠將之　宋史曰韓琦為右司諫朝廷欲以知制誥寵其盡言琦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　言行録曰傅堯俞為司諫常論諫上不從因曰卿何不言蔡襄堯俞對曰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明正典刑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堯俞曰若付公議臣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也　中興繫年録曰趙鼎除殿中范宗尹言於上曰故事無自司諫除殿中者乃

進侍御史上謂宗尹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六外廷不知也　言行録曰吕希哲除右司諫辭未獲命蘇軾在邇英戲希哲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希哲笑而不言　又曰王巖叟元祐元年遷左司諫一日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士望者巖叟方權給事中即繳奏并以諫職上䟽既而命下遂不由門下省以出巖叟復上䟽曰命令斜出尤損紀綱凡八上章命竟寢　又曰陳瓘為司諫先是因會朝見蔡京視日久

而不瞬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禀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必無君自肆尋居諫省遂攻其惡

長編曰豐稷為左司諫揚王灝荆王頵令成都承受官者造錦衣稷即奏劾監察御史趙機同時進對退謂稷曰聞使君言使機汗流浹背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此天下必太平也　會要曰元祐六年三月中書舍人鄭雍言左司諫楊康國除吏部員外郎按故事臺諫官言事稱職者不次進擢其次亦叙遷美職或謬妄不



職則明示降黜今康國除員外郎謂以稱職而遷則員外在司諫之下謂以妄言而黜則未見降黜之因詔改郎中

補闕二

增伏閤　當官　上詳補闕一　本傳崔沔薦為左補闕性舒遲進止雍如也當官則正言不可得而詘

德輿為助　歸登寄名　合璧權德輿貞元中為左司諫章奏不絕抵排奸倖與陽城為助　肆考裴延齡得幸德宗欲以為相補闕熊執易上疏論之疏成示僚友薛歸登歸登愕然動容曰願寄吾名雷霆之下安忍以君獨當

實難其人　不負所職　元稹楊汝

士校右補闕敕曰我國家設司諫署以神明其耳目凡在茲選實難其人　言行錄曰韓魏公為司諫王沂公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喜謂公曰比年臺諫官多畏避為自安計不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

賞一隱逸　罷二外臺　會要宋咸平中終南山處士种放對便殿尋授左司諫眞宗曰賞一隱逸可勸天下　言行錄曰蕭燧拜左司諫首言辯邪正然後可為治上以外臺耳目多不稱職燧疏二人乃大璫甘昪都承旨王抃所主上即罷之

獻疏切直　挺議鯁固　上詳補闕二　通典曰獨孤郁遷司諫吐突承璀討王承宗郁執不可挺議鯁固號稱職

補闕三

增嘉其切直　本傳辛替否遷司諫諫復斜封官上嘉其切直　恐壞綱紀　薛廷老傳

唐敬宗政事日僻補闕舒元褒李漢入閤論奏比來除拜不由宰司進擬恐壞綱紀帝厲語曰更論何事元褒曰宫中興作太甚帝色變

恐傷大體　肆考唐劉寛夫為右補闕陳峼進注維摩經得濠州刺史寛夫因論之敬宗怒曰陳峼非因僧得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排首末來寛夫曰昨論陳峼之時不記發言首末惟握筆草狀即是微臣若尋究推排恐傷大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

譽望蔚然　本傳唐崔植與鄭覃同時為補闕皆賢宰相後每朝廷有失兩人者更疏論執譽望蔚然

數移大事　本傳韋顗字周仁歷補闕與李正辭李約更進諷諫數移大事

鐵補闕　唐乾寧中楊貽德號鐵補闕

出自宸選　仁宗正史明道中執政除其親舊二人為正言司諫上謂曰祖宗法制臺諫官須出自宸選若大臣自除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執政惶恐

補闕四

增詩唐杜甫贈陳二補闕詩曰獻納開東觀君王問長卿早鵰寒始急天馬老能行　韓退之送李補闕詩曰禮樂中朝貴文章大雅存江湖多放逸獻替欲誰論駟馬歸城闕雙鳧去海門還從清切禁再沐聖朝恩　錢起送邊補闕省覲詩曰東去有餘意春風生賜衣鳳凰銜詔下才子采蘭歸　又詔許昌崔明府拜補闕詩曰儒者久營道詔書方問賢至精一耀世高步誰同年何

樹可棲鳳髙梧枝拂天脫身凫舃裏載筆虎闈前　皇甫冉詶李補闕詩曰夕宿靈臺伴煙月晨趨建禮逐衣裳偶因麋鹿隨豐草謬荷鵷鸞借末行縱有諫書猶未獻春風拂地日空長　皮日休送令狐補闕歸朝詩曰文如日月氣如虹舉國重生正始風且願仲山居左掖只憂徐邈入南宮朝衣正在天香裏諫草應焚禁漏中為說明年今日事晉廷新拜黑頭公

增制唐孫逖楊齊宣左補闕制曰耿介不羣精明有識

傳清白之素業著詞華之令名達禮云終外除將及宜
承密命更列近臣　常袞行薛蕪適左補闕制曰兄弟
致美士林推重詞清行潔政以幹稱在煩劇而有餘守
貞方而不易文章侍從朝夕論思參我諫臣以箴朝闕
　白居易行盧文玫起居郎劉從周補闕等制曰君有
舉左史得書之政有闕諫官得補之二職者歷朝之清
選也盧文玫等端士之操終然不渝時所稱論並宜甄
奬况學術詞藻見推於衆並命清貫僉以為宜記事盡

規各修能效

增書宋歐陽修上范司諫書曰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係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耳故士學古懐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

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增啟宋李梅亭賀董司諫啟曰進司補闕仍侍邇英責重寄隆益可告嘉猷於后謀從言聽轉當下膏澤於民其官緝日月之光良多啟沃犯雷霆之怒大有激揚不賣直以取名唯格王而正事簡在中扆遂升左垣考司諫七品官之階雖云序進然大人一正君之事正屬司

存自古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莫若杜羣枉之路開衆正之門國人曰賢左右皆曰賢無使滯淹之久君心以正遠近一以正切防浸潤之行閫内閫外不容二心宫中府中當為一體舍豺問貍則民不服如鷹逐雀則君自尊察嫠婦之私憂回倉公於驚走庶淮南知憚於汲黯而昌黎無惑於陽城名節皎然芬芳多矣　劉後村賀湯司諫啓曰孚號於廷名官以諫聖朝無闕事不待批於龍鱗天子有諍臣尤急聞於骨鯁其官淵乎似

道浩然至剛棲遲樂衡泌之間徵起遇風雲之會公每抗論衆亦望風援禮以杜家臣之僭奮筆以誅世卿之萌謂君然後有反坫塞門謂盜豈容竊大弓寶玉鄭公所上百奏莫不切心陸生每著一篇必蒙稱善後宮敬憚於質肅貴璫欲避於淳夫乃冠伏蒲之清班以旌折檻之直氣有若仲山甫之補衮方嘉賴之欲如种明逸之拂衣胡可得已　王格齋賀鄭正言除司諫啟曰脩名蓋代厚德鎮浮孤忠上簡於龍光清貫亟躋於鷺序

冠峩豸角陰見晛而已消手批龍鱗木從繩而自直屬
時睿哲渴想忠規乃眷廷紳孰任盡言之責肆揚諂綍
延登已試之英

拾遺一

增唐書曰李邕少知名長安初内史李嶠及監察御史
張廷珪並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諍之官由是召拜左
拾遺　又曰邕為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兄
弟反狀則天不應邕在階下大言曰璟所陳事關社稷

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璟所請既出或謂邕
曰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邕曰不顛不狂其
名不彰若不如此後代何稱也　孔帖曰王求禮武后
時為左拾遺后方營明堂琱飾求禮言鐵鸑金龍丹雘
珠玉乃商瓊臺夏瑤室之比非古所謂茅茨采椽者自
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輦以人負則人代畜上書譏切
不報　又曰盧藏用授左拾遺武后作興泰宮於萬安
山上疏諫曰陛下離宮別館固多矣又窮人力以事土

木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愛人而奉已也　又曰嚴挺之
姚崇引為右拾遺睿宗好音律每聽忘倦先天二年正
月望夜胡人婆陀請燃百千燈因弛門禁又追賜元年
酺帝御延喜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閲月不止挺之上
疏陳五不可誠意忠到帝納焉　又曰韓朝宗初歴左
拾遺睿宗詔作乞寒胡戲諫曰道路籍籍咸言皇太子
微服觀之且匈奴在邸刺客卒發大憂不測白龍魚服
深可畏也況天象變見疫癘相仍厭兵助陰是謂無益

帝稱善與賜中上考　又曰獨孤及以左拾遺名旣至
上疏陳政曰陛下屢發德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極諫
然頃者惟容其直而不録其言所上封事皆寢不報有
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自鉗口飽食相
招爲禄仕此忠鯁之人所以竊歎而臣亦恥之帝不聽
　唐書曰蕭昕爲左拾遺昕常與布衣張鎬爲友表薦
鎬曰如鎬者用之爲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耳明皇
擢鎬爲拾遺不數年出入將相　通典曰左拾遺張方

回每朝政有失便抗疏論列精神昂然進不懼死明皇常曰張方回忠賢人也　唐書曰王仲舒貞元十年登第超拜右拾遺裴延齡領度支矯誕大言中傷良善仲舒上疏極論之　又曰趙宗儒拜右拾遺翰林學士父華改秘書少監與父並命出於中旨當時榮之　又曰蔣乂擢右拾遺史館修撰德宗重其職先召見延英乃命之　又曰竇羣德宗擢爲左拾遺時張薦持節使吐蕃乃薦羣侍御史爲判官入見帝曰陛下即位二十年

始自草茅擢臣為拾遺何其難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為和蕃判官一何易也帝壯其言不遣　又曰呂向擢左拾遺天子數校獵渭川向獻詩規諷　又曰元和中以左拾遺杜從郁為秘書丞從郁司徒佑之子也初自司議郎為左補闕崔羣等上疏以宰相子不合為諫諍之官於是降為左拾遺羣等又曰拾遺補闕資品不同而皆是諫官父為宰相子為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於是改授之　又曰元和中延英宰相對訖左

拾遺楊歸厚次請對時上坐久宣令後坐曰對来歸厚固請宰相諭之不退上乃名見歸厚首論中官許遂振次歷詆宰輔皆過激切然而自衒求試其辭甚繁逾刻而罷　通典曰元稹為拾遺上疏論諫職曰凡令之人以上封進見為妄動拾遺補闕為冗員以此稱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為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愧　天中記曰元稹為東臺御史召還京宿敷水驛内官劉士元後至爭廳以箠擊傷稹面執政以稹年少務作威福貶江陵

府士曹參軍白居易為拾遺上疏曰中官有罪未聞處
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　白居易
傳曰居易為左拾遺時王承宗叛詔吐突承璀出討居
易諫曰唐家制度征伐專委將帥比年始以中人且承
璀為將四方聞之必輕朝廷　又曰元和四年旱甚下
詔蠲貸居易見詔節未詳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
救流瘠多出宮人帝頗采納　職官分紀曰徐仁紀拜
左拾遺三上書論得失不納謂人曰三諫不聽可去矣

遂託病歸鄉里　分紀曰王徽字昭文為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忌公議浩然歸重　薛廷老傳曰廷老寶歷中為右拾遺舒元褒等入閤論事帝厲語詰之元褒不能對廷老曰臣等以諫為職有聞即應論奏時人服其不撓　唐書曰太和三年左拾遺舒元褒等論中丞温造淩供奉官事遺補官秩雖卑乃侍臣也中丞雖高乃法吏也侍臣見淩是不廣敬法吏壞法何以持繩臣官忝諫列實為陛下惜之　山堂肆考曰唐李孝本

二女配沒右軍文宗取之入宮拾遺魏謩上疏曰數月以來敎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名李孝本二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議臣切惜之上即出之謂曰憐孝本女孤露故收養宮中謩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謩徵之五世孫也　又曰孟昭圖為拾遺時僖宗在蜀政事悉出內侍田令孜昭圖上疏論之令孜遣人沈於蟇頤津　言行録曰余靖慶歷三年上增置諫官以開廣言路親筆書靖姓名除右正言

靖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迴避　涑水記聞曰余靖為右正言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於笏各用一字為目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　又曰至道元年和嶐遷右正言獻歌詩稱吉上謂近臣曰宰相子有文彩能負荷堂構如嶐者不可得也　長編曰天禧二年左正言劉曄請令言事許升殿面對從之　言行録曰魯宗道為右正言事有違誤風聞彈疏真宗稍厭之一日自訟於上前願得罷去上悅其忠慰勉以遺他日追念

其言御筆題曰魯直　又曰韓絳除右正言時大臣佐佑時政務循故事公一日奏言政事宜出聖斷上曰屢有人言朕少斷臺諫官見有未便但言来不憚追改也

山堂肆考曰宋徽宗時右正言陳禾上疏請竄童貫與黃經臣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即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

拾遺二

增入閣　叩墀唐本傳王仲舒拜左拾遺德宗欲相裴延齡與陽城交章言不可後入閣帝顧曰是豈王仲舒耶　唐劉栖楚為拾遺敬宗數遊畋視朝常晏栖楚出班以額叩龍墀若諫

立緊　把麻兩京雜記曰拾遺立緊以其行立在北省之次獻可替否也評事出緊赤尉坐緊拾遺立緊在入仕之路歷是三官者時輩共以為榮也　六典曰唐通事舍人宣語多不知書至宣讀輒失句讀故用拾遺團句低聲以助之謂之把麻

救房琯　論令孜肆考唐肅宗既即位拜杜甫為左拾遺坐救房琯出為華州參軍　下詳拾遺一

論執强梗　詞旨典美本傳白居易對殿中論執强梗憲宗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　陳子昂為右拾遺上疏陳事詞旨皆典美

時譽博輿　御題魯直唐本傳柳粲遷左拾遺公

卿朝野託為賤奏時譽以其博與目為柳箧 下詳拾遺一

作賦知名 獻歌稱旨事畧夏侯嘉常使巴陵作洞庭賦太宗知其名召為右正言 下詳拾遺一

伯雨戇章 魯直風聞事畧任伯雨字德翁性剛鯁持論勁正為諫官僅半載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體號戇章 下詳拾遺一

聲振一時 號稱六絕本傳唐柏耆志健而望高急於立名謁裴度願以一節掉舌下王承宗乃以左拾遺往承宗獻德棣二州以二子入質真擢拾遺由是聲振一時 唐李邕義烈英邁正直辭辯文章書翰號六絕

方回忠賢 張鎬志畧上詳拾遺一 肆考張鎬有大志好王霸大畧楊國忠薦之釋褐拜左拾遺

祖禹引嫌 宗道自訟肆考宋范祖禹哲宗即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職改著作郎 下詳拾遺一

拾遺三

增諫妨農事

冊府元龜曰唐張九齡韓朝宗為左拾遺先天元年明皇特幸新豐之温湯九齡朝宗以時屬收穫恐妨農事上疏切諫帝大悅名見慰諭各賜衣一副

以文章薦

肆考李渤刻意於學始隱廬山更徙少室元和中李巽韋況以文章薦之詔以左拾遺名辭疾不至韓退之詩寄廬仝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

以對策遷

本傳白居易敏悟絕人工文章元和中對策一等遷左拾

遺

乞寳大位

冊府元龜曰後唐趙郁為左拾遺同光二年上疏曰無以有咸以自大無以足兵以自安無以奇技悅情無以溢聲惑志非社稷之功乞不加於厚賞非股肱之力乞不近於凝旒審內帑之豐虛削無名之經費左右處卑者乞見之有節伶倫濫吹者乞減於盈庭至於畋遊馳騁之娛蹴踘飛馳

之樂伏乞寘於大位戒以奔車疏奏不報

長揖親王 肆考梁末帝聞李愚學行名為左拾遺時衘王友諒貴重愚見之獨長揖

詔置諫官 事畧劉曄天禧初詔置諫官曄與魯宗道首與其選擢為右正言

增置諫員 事畧孫甫字子翰仁宗方銳意圖治吏用二三大臣乃極一時之名士增置諫員以甫為右正言

乞免署狀 肆考宋田錫為左拾遺時慮多避專政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避然後敢通又必於閤門署狀錫貽書多避乞免署狀多避不悅

諫立劉妃 肆考宋鄒浩哲宗以浩數論事親擢為右正言元符二年帝立劉妃為皇后浩上書諫章惇疏其狂妄除名

拾遺四

增詩唐岑參寄左省杜拾遺詩曰聯步趨丹陛分曹限

紫微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杜甫春宿左省詩曰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白居易同行簡初授拾遺早朝入閣詩曰待漏排閶闔停珂擁建章爾隨黄閣老吾次紫微郎並入連稱籍齊趨對折方闘班花接䔍綽立雁分行近職誠為美微才豈合當綸言難下筆諫紙易盈箱　崔峒除拾遺酬丘二十

二見寄詩曰江海久垂綸朝衣忽掛身丹墀初謁帝白髮免羞人才媿文章士名當諫諍臣空餘薦賢力不敢負交親　劉長卿送許拾遺還京詩曰萬里辭三殿金陵到舊居文星出西掖卿月在南徐故里驚朝服高堂捧詔書暫容乘駟馬誰許戀鱸魚　鄭谷賀韋拾遺詩曰初升諫署是真僊浪透桃花恰五年垂白郎官居座末著緋人吏立階前百僚班列趨丹陛兩掖清風上碧天從此追飛何處去金鑾殿與玉堂連　李中獻張拾

遺詩曰官資清貴近丹墀性格孤高世所稀金殿日聞
親鳳扆古屏時展看魚磯酒醒虛閣秋簾卷吟對疎篁
夕鳥歸獻替頻陳忠謇播鵰霄萬里展雄飛
增制唐杜牧行盧告左拾遺制曰朕覩不理之代無他
道也取唯諾之士為耳目之官是以太宗皇帝之理天
下也德為聖人三日不諫必責侍臣況予寡昧固多遺
缺不官才彥安能知之告是吾賢鄉老之令子弟也以
甲科成名以家行著稱取自史閣拔居諫垣夫朕之不

德吏之不平政之失中人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此乃漢文帝開諫諍之詔也忠告不倦爾當奉職自用則小子不恡過勉思有犯無事遜言　薛廷珪行楊贊禹左拾遺鄭谷右拾遺制曰以贊禹挺生公族雅有令名檢身如履其春冰操心不媿於屋漏言行無玷文章可觀連中殊科首冠羣彥以谷二雅馳聲甲科得雋亦承遺構自致亨衢求諸輩流無慎行止朕方求理道允屬滯淹閒爾贊禹之規爲可以厚風俗而敦教化聞爾

谷之詩什往往在人口而伸王澤舉賢勸善允得厥中並命諫垣我爲公選汝於職業勉自激揚

增疏唐白居易拜左拾遺疏曰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諫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其位則偷合而不言愛其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

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

增書唐韓愈與李拾遺書曰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大小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以来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寛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

厭道之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

增啟宋洪平齋賀鄭正言啟曰錫命龍墀升華騎省風生白筆已振朝綱於更化之餘日抗皁囊更納君德於無過之地扶持衆正引翼太平某官清廟朱絃紫壇蒼璧昌黎之熏釀涵浸大放厥辭敬輿之懇切剴深不負所學提登要路力挽頽波惟辨君子小人之分以為天下後世之鑒然而抨彈於出言如綍之後孰若彌縫於

納君自牖之初爰取冠豸之威徑上批鱗之奏能使心正而筆自正是謂言行而道亦行疏列屏風復見鄭公之論諫功成袞職即看山甫之登庸　王格齋賀董秘丞除正言啟曰道山委竹帛已盡紬四庫之書閶闔呈琅玕乃進立七臣之列帝虛心而垂聽人側耳以聳聞渙號一傳師虞具穆某官高文作古奧學造微著玉杯繁露之書淵源遠甚繙金匱石室之作譽處翕然肆疇冊府之英無出儒宗之右鵬搏羊角雖莫量邁往之程

鳳鳴朝陽要先展格心之業諒悉攄於賢轀以入告於辰猷坐令州縣之民如在祖宗之世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忌蔚為百辟之儀諫官可盡言宰相可盡行即兼二者之美

符寶郎

原杜氏通典曰符寶郎周官有典瑞掌節二官掌瑞節之事瑞節信也典瑞屬春官掌節屬地官秦漢有符節令丞領符璽郎昭帝幼冲霍光秉政殿中夜驚光召求符璽符璽郎不肯授光奪之郎按劒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壯之增

秩二等

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之制又皆屬焉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者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顏師古曰符與郡守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後漢有符節令兩梁冠位次御史中丞別為一臺而符節令一人為臺率掌符節之事屬少府魏與後漢同晉太始元年省并蘭臺置符節御史掌其事晉與宋齊蘭臺有主璽令史以治書侍御史領之梁陳御史臺亦有符節令史後魏御史臺領符節令符節令領符璽郎中北齊有符節

署餘與後魏同符節令一人符璽郎中四人後周有主璽下士掌國璽之藏隋初有符璽局置監二人屬門下省煬帝改監為郎唐因之顯慶三年改為符寳郎神龍初復為符璽郎開元初復為符寳郎天寳五年六月敕玉璽既為寳宜為璽書十年正月改傳國璽為承天大寳

增續文獻通考曰宋無考遼符寳司屬門下省有符寳郎金設符寳郎四員掌御寳及金銀等牌屬殿前都點檢司元初立符寳局後改典瑞監大德十一年改監為院掌寳璽金銀符牌置院使四員同知僉院

同僉院判各二員經歴都事各二員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庫一員所屬小吏有差元董文忠事世祖潛邸及即位置符寳局以文忠為郎居益近密常呼董八而不名文忠不為容悅隨事獻納中禁事秘外多不聞　高睿智耀子也智耀北使擕之以行及卒帝問其子安在近臣以睿見時年十六授符寳郎出入禁闥恭謹詳雅後拜南臺御史中丞務持大體有儒者之風焉

明尚寳司即符璽郎也後置尚寳司本司卿一人少卿一人司丞三人恩廕寄禄無常員監生六人所職在禁廷守寳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有事請於内既事奉而藏之少卿丞為之貳凡寳十四曰奉天之寳以鎮萬國祀天地

曰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曰皇帝信寶以徵名軍旅曰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寶以封賜蠻夷曰天子信寶以調發番兵曰制誥之寶以識誥命曰敕命之寶以識敕命曰廣運之寶以識皇選勘籍曰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從車駕曰皇帝尊親之寶答賜宗人曰敬天勤民之寶以訓廸有司凡用寶捧寶從寶洗寶與印綬監俱　龍湖文集曰凡寶之用必請命而後發馬天子祭祀郊廟視學籍田勲衛扈從當直則給金牌虎賁巡城則給銅符九門守衛則給銅牌錦衣校入直則給銅魚京官朝參者則給牙牌牌有團花長花長素之別

西垣筆記曰明置各寶皆内尚寶監女官掌之遇用寶則尚寶司以揭帖赴尚寶監尚寶監請旨然後赴内司領取　玉光劒氣集曰每年三月廿九九月廿九為

用寳之期先期請出洗滌尚寳太監用大黄絨縧兩手恭捧挂於項尚寳卿以金盆盛水濯之次日乃用閩史摭遺

曰許穀嘉靖中為南尚寳司卿以人言罷歸穀負時名盛年巖居三十年不通一字於政府搢紳至南都造門求見不一報謝曰此鄉前輩里居之法不能變也日以賦咏自娱所得賣文錢投竹筩中客至探取之沽酒酣暢窮日月不倦

增箴符節令箴曰在尊曰璽在卑曰印防不可不審制不可無常如姬竊印晉鄙受殃符臣司節敢告不剛

弘文館

原杜氏通典曰唐武德初置修文館後改名弘文館神龍初改為昭文二年又改為修文尋又為昭文開元七年又詔為弘文馬儀鳳中以館中多圖籍未詳正委學士校理自垂拱以來多大臣兼領館中有四部書自貞觀初褚亮檢校館務學士號為館主因為故事每令給事中一人判館事校書二人學士三十人　增文獻通考曰宋改為昭文館以弘犯宣祖諱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充學士直學士不常置直館以京朝官充掌經史子集四庫

圖籍脩寫校讐之事判館一人以兩省五品以上充續文獻通考曰遼不設金改為院同知院校理掌校譯經史元文宗天歷二年置藝文監所掌與弘文館同領於翰林院官秩詳本監

典儀 城門郎附

原杜氏通典曰典儀二人唐置周禮秋官有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蓋此典儀之任齊職儀曰東宮殿中將軍屬官有導客局置典儀録事一人掌朝會之事梁

有典儀之職未詳何曹之官掌唱警唱奏之事朱服武冠陳亦有之後魏置典儀監史闕其員及所掌唐初隸門下省初用人皆輕至貞觀李義府為之是後常用士人領贊者以知贊唱之節及殿庭版位之次　增續文獻通考曰宋無考遼北面多囉倫穆騰司掌禮儀金無元世祖至元八年敕元正聖節朝會凡百官表章外國進獻使臣陛見朝辭禮儀皆隸典儀司明典儀俱屬鴻臚寺　城門郎　原杜氏通典曰周禮地官有司門下大

夫二人上士四人並城門郎之任初漢置城門校尉員一掌城門屯兵有司馬及丞各一人十二城門候各一人出從緹騎百二十人緹徒分切葢兼監門將軍之職魏因之晉制銀章青綬絳朝服武冠佩水蒼玉元帝省之宋齊俱以衛尉掌宮城屯兵及管鑰之事梁陳二代依秦漢以光祿卿等掌宮殿門户亦無城門之職後魏置城門校尉北齊衛尉寺統城門寺置城門校尉二人掌宮殿城門并諸倉庫管鑰之事後周地官府置宮門上士

一人下士一人掌皇城十二門之禁令葢並在其任隋氏門下省統城門局校尉二人煬帝大業三年又隷殿中省十二年又減一人後又改校尉為城門郎置四人又隷門下省唐因之　增續文獻通考曰遼無考金京城門有收支器物使貞祐元年置每城一面設一員五年南京隨門添設舊有小都監後省十四員户部辟舉凡十有四門各門有尉有副尉元大都城門尉二員副尉二員掌門禁啓閉管鑰之事二十四年復以六衛親

軍參掌凡十有一門每門設官如上隷大都留守明不
設前職京城各門置守門千戶所

樞密院總載一

增文獻通考曰唐代宗永泰中置內樞密使始以宦者
為之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貯文書而已其職掌惟
承受表奏於內中進呈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付中書
門下施行而已後僖昭時楊復恭等欲奪宰相權乃於
堂狀後帖黃指揮公事此其始也後梁革唐世宦官之

樊開平元年改樞密院為崇政院命敬翔為使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於外也唐莊宗同光元年復以崇政院為樞密院命宰臣郭崇韜兼使又置院使一人權侔宰相矣晉天福中以桑維翰知樞密院事四年廢樞密院開運元年復置以宰臣桑維翰兼使周顯德六年范質王溥並參知樞密院事宋朝樞密院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為二府院在中書之北印有東院西院之文而共為一院但行東院

印建隆元年以魏仁浦吴興祚為樞密使趙普為副使
周末闕副使至是始置太平興國四年以石熙載為樞
密直學士以簽書院事直學士六人備顧問應對然未
嘗盡除簽書之名始此淳化三年以張遜知院事温仲
舒寇凖同知院事同知院之名始此治平中以郭逵同
簽書院事同簽書之名始此舊制樞密院有使則置副
使有知院則置同知如置知院則當為副使者皆改同
知若置使則同知復改為副使熙寧元年文彦博吕公

弼為使韓絳邵亢為副使時陳升之三至樞府神宗欲稍異其禮乃以為知院於是知院與使副並置矣元豐改官制議者欲廢密院歸兵部神宗不從然以密院聯職輔弼非出使之名乃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餘悉置職事多所釐正細務分隸六曹專以兵機軍政為職而契丹國信民兵牧馬猶總領焉中興初有知院同知院簽樞同簽樞不置樞密使副使紹興七年秦檜首復除樞使王𫎇節副之既而張劉二將並除樞密使岳飛副

之合典矣近歲樞使其副止稱同知蓋相承之誤　續通考曰遼北面北樞密院掌兵機武銓羣牧之政（見兵部）凡契丹兵馬皆屬焉以其牙帳居大內帳殿之北故名北院元好問所謂北衙不理民是也南樞密院掌文銓部族丁賦之政（見吏部）凡契丹人民皆屬焉以其牙帳居大內帳殿之南故名南院元好問所謂南衙不主兵是也官曰樞密使曰知樞密使事曰知樞密院事曰樞密副使曰知樞密副使司曰同知樞密使事曰簽書樞密

院事曰都承旨曰副承旨曰林牙曰知院貼黃曰給事知聖旨頭子事曰掌院頭子曰樞密院敞史曰樞密院郎君曰樞密院通事曰樞密 院掾史其分屬有樞密院中丞司行軍時有行樞密院南面太祖初置漢兒司太宗入汴因晉置樞密院掌漢人兵馬之政官曰樞密使曰知樞密使事曰知樞密院事曰樞密副使曰同知樞密院事曰知樞密院副使事曰樞密直學士曰樞密都承旨曰樞密副承旨曰吏禮房承旨曰兵刑房承旨曰

户房主事曰廳房主事即工房也　金樞密院天輔七年始置于廣寧府初猶如遼南院之制後則否泰和六年常改為元帥府樞密使一員樞密副使一員簽書樞密院事一員同簽書樞密院事一員後增一員經歷一員都事一員　元知樞密院秩從一品掌天下兵甲機密之務凡宮禁宿衛邊庭軍翼征討戍守簡閱差遣舉功轉官節制調度無不由之世祖中統四年置樞密副使二員簽書樞密事一員至元七年置同知樞密院事一員院判

一員二十八年始置知院一員增院判一員又以中書
平章商量院事成宗大德十年革去議事平章仁宗延
祐四年以分鎮北邊增知院一員五年增同知一員後
定置知院六員從一品同知四員正二品副樞密二員
從二品僉院二員正三品同僉二員正四品院判二員
正五品參議二員正五品至正間復置議事平品二人
添設僉院一人院判一人經歷二員從五品都事四員
正七品承發兼照磨二員正八品架閣庫管勾一員正

九品明不設

樞密院總載二

增省府 機庭 王禹偁制省密之府總樞機于萬微翰苑新書曰疏恩宸陛冠位機庭

洪樞 溫省 元祐中趙瞻拜同知樞密院事敕曰宜煩故老就翊洪樞 胡文恭行樞密副使王疇妻制朕用禁林之老典溫省之務甫參籌于帷幄承班秩于室家

貼黃 錄白 上見前一通考 宋史樞密院面得旨者為錄白批奏得畫者為畫旨並留為底

號二府 分十房 上見前一通考 宋史職官志樞密院舊分四房官制行凡分房十曰北面房曰河西房曰支差房曰在京房曰教閱房曰廣西房曰兵籍房曰民兵房曰吏房曰知雜房其後又增支馬小吏二房凡房十有二

專命官　獨取旨　宋史元豐五年將改官制議者欲廢
樞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
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　家塾記
每朝三省樞密院先同對樞密退待于殿廬三省始留
進呈三省事退樞密院再
上進呈獨取旨遂為定制　案前受事　階下謝衣　唐大
中故事入對延英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旨殿西宰相
奏事畢然後案前受事　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
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廚賜食與閤門引進四方館使列
坐廡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內諸司
使副班于庭中故朝中語曰廚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
密使唐時以內臣為之故常與內使為伍沿革因循不
能釐　印行東院　議開南廳　上見前一通考　家塾
正也　記常事密院自行至涉
邊事則三省聚　出納密命　翊贊本兵　宋史樞密院
議謂之開南廳　出納密命以

同宰相麻　擬中

佐邦治　又熙寧三年詔曰國家以西樞內輔翊贊本兵任為重矣

書帖　唐傳宗乾符六年以李順融為樞密副使降白麻于閤門出案與將相同　家塾記郭崇韜安重誨為樞密使始分領政事不由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敕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院用宣及頭子

職為甚難　意實倣古

續通考全制凡樞密院上下所倚任者名奏事官其目有三一曰承受聖旨二曰奏事三曰省院議事三者之外又有難者曰備顧問如軍馬糧草器械軍帥部曲名數與夫屯駐地里阨塞遠近之類凡省院一切事務顧問之際一不能應輒以不用心被譴其職為甚難　元史許衡上疏曰兵之于國在後世為尤重故樞密之設特與中書對持宰相平章軍國兵軍可知也而兵之籍則不與樞密兼總兵馬兵籍可知也而兵之符則不在體統相維無有偏失制雖近代而意實倣古

樞密使一

增文獻通考曰五代置樞密使國初因之詳見樞密院門宋朝建隆二年以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趙普為檢校太保充樞密使不帶正官自普始也又以宣徽北院使李處耘為南院使兼樞密副使自五代以來凡樞密院官皆文武參用大中祥符七年以王嗣宗曹利用並為檢校太保充樞密副使亦不帶正官開寶元年以曹彬為樞密使領忠武軍節度使帶節度自此始也至道三年以鎮國軍節度曹彬兼侍中充樞密使彬自節鎮入罷旄鉞太平興國六年以樞密副使石熙載

為户部尚書充樞密使以文資正官充使自此始也大中祥符五年以知樞密院王欽若陳堯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儒臣為樞使兼使相自此始也皇祐五年制以樞密使高若訥為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故事罷樞密使當學士降麻及若訥罷但令舍人草詞遂以為例元豐官制行罷使副紹興七年詔樞密本兵之地事權宜重可依故事置樞密使副使閏月詔宰臣兼使同月詔樞使立班

序立依宰相例乾道五年以虞允文為樞密使立班恩數並依宰臣　遼金元制詳總載

樞密使二

增五代史曰郭崇韜拜樞密使是時莊宗軍朝城聞梁方名諸鎮兵欲大舉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約罷兵毋相攻庶幾以為後圖莊宗退臥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

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依前樞密使　宋史曰魏仁浦字道濟世宗即位授樞密副使從征高平周師不利東偏已潰仁浦勸世宗出陣西殊死戰遂克之師還拜樞密使故事惟宰相厚賜器幣鞍馬世宗特以賜仁浦　又曰曹彬拜樞密使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于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

而後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　又曰王顯授樞密使上謂之曰卿世家本儒少遭亂失學今典朕機務無暇博覽羣書能熟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牆矣因取是書賜之　東都事略曰杜衍慶歷三年為樞密使范仲淹出衍門下時為參知政事數爭事上前衍無愠色而仲淹益敬服之　宋史曰王德用字元輔至和元年為樞密使契丹使耶律防至德用與射於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　言行

録曰龐藾公籍為樞密使以近世繕兵之弊多而國用
困竭於是大加簡閱揀放為民者六萬餘人減其衣糧
之半者二萬人邊儲由是稍蘇焉　宋史曰文彦博入
為樞密使熈寧二年相陳升之詔彦博朝廷宗臣其令
升之位彦博下以稱遇賢之意彦博曰國朝樞密使無
位宰相上者臣忝知禮義不敢紊朝著固辭乃止　又
曰呂公弼進樞密使議者欲併環慶鄜延為一路公弼
曰自白草西垣定遠中間相去千里若合為一路猝有

緩急何以應又欲下邊臣使議之公弼曰廟堂之上不慮沒而諉邊吏可乎乃止　又曰韓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秦檜收三大將權拜樞密使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國　樓攻媿集曰王文定公淮拜樞密使憂邊思職動中機會號令賞罰明審平當上亦稱其毫釐不差

宋史曰周必大拜樞密使上諸軍升差籍時點名一二察能否主帥悚激無敢容私創諸軍點試法其在外解

發而親閱之池州李忠孝自言正將二人不能開弓乞罷軍上曰此樞使措置之效也　又曰或傳達實林牙將加兵于金呼嚕大王分據上京邊臣結約憂國必大皆屛不省勸上持重勿輕動既而所傳果妄以上樞密使

言行錄曰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遂奏轉運之軍興太宗怒使付三司亟取之翰及其人首丞相呂端不敢言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上既入久

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馬上出詰之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得待罪二府臣當不避死亡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令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驗事狀明白加誅何晚焉上意解先令責狀　長編曰韓琦為樞密副使兩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屬中書琦亦對上陳其實同列尤不悅上獨識之曰韓琦性直

宋史曰孫沔字元規為樞密副使張貴妃薨追冊為皇

后命沔讀冊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　言行録曰歐陽公修為樞密副使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　宋史曰神宗立韓絳拜樞密副使始請建審官西院掌武臣升朝者以息吏姦又曰呂公弼拜樞密副使時言事者數與大臣異議去公弼諫曰諫官御史為陛下耳目執政為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為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言觀事視其所

以而進退之　言行錄曰呂正獻公公著拜樞密副使初自河陽入朝都人環觀相謂曰此公還朝百姓之幸也至是士民相慶旣受命出殿門武夫衛卒皆懽忭咨歎　元史曰張珪宏範之子也命為樞密副使太傅伊嚕勒諾延言珪尚少姑試以僉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帝曰是家為國盡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耶以上副使

知樞密院一

增文獻通考曰晉天福初桑維翰以翰林學士尚書禮

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知院之名始此宋初不置淳化二年樞使王顯出鎮始以張遜知樞密院事知樞密院同知院並正二品知院掌佐天子執兵政而同知院為之副凡邊防軍務常與三省分院稟奏事干體要則宰相執政官合奏神宗正史職官志　元豐官制行廢樞密使政和末鄧莘公官至少保猶止為知院焉中興初宰相兼樞密只兼知院　五代有參知樞密院事詳見樞密院　宋朝國初闕淳化二年王顯出鎮張遜知樞密院事始以溫仲舒

寇準同知院同知之名自此始也元豐官制行廢使副存同知紹興中高宗以本兵之地事權宜重依祖宗故事置樞密使而知院同知院亦仍舊由是並除　遼金元制詳總載

知樞密院二

增東都事略曰李諮為知樞密院事性明達周知世務處劇若閒暇在樞府抑僥倖號為稱職　傳信録曰李綱除知樞密院奏云祖宗之法樞密院掌兵籍虎符三

衙管軍諸路帥臣主兵柄各有分寸所以維持軍政萬世不易之法也　宋史曰喬行簡進知樞密院事時議御閱不果反驟汰之殿司軍閧行簡以閧戮為首者二十餘人衆乃帖息以上知樞密院　又曰向敏中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時西北用兵敏中明辯有才略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　朱子集曰劉忠肅公珙乾道三年擢同知樞密院公以本兵柄於諸將之能否不可以不周知乃自諸管軍統職官下

至裨佐日名三數人與語得其材用所宜輒筆識之以待選用　宋史曰葉顒字子昂同知樞密院事武臣梁俊彦請稅沙田蘆場帝以問顒對曰沙田乃江濵地田隨沙漲而出没不常蘆場則臣未之詳也且辛巳軍興蘆場田租並復令沙田不勝其擾上曰誠如卿言是日詔沙田蘆場並罷　元史曰巴延以宋主至上都復拜同知樞密院賜銀鼠青鼠濟遜二十襲　又曰喀喇托克托同知樞密院徹伯爾率諸王同附詔特設宴于大庭

托克托即席陳西北諸藩始終離合之由去逆效順之義辭旨明暢聽者傾服以上同知

簽書樞密院一

增文獻通考曰宋太平興國四年石熙載以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簽書之名自此始也八年張齊賢王沔並以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端拱元年以内客省使楊守一為宣徽北院使簽書樞密院事景德三年韓崇訓為檢校太傅馬知節為檢校太保並簽樞密院事天

禧四年以華州觀察使曹瑋為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留後簽書樞密院事簽書兼藩鎮自此始也元豐官制行使副簽書悉罷元祐初復置簽書樞密院事初除皆帶密直及罷政乃拜端明殿學士靖康初李回首拜延康殿學士簽書延康今為端明自是遂為故事　樞密院舊無同簽書院事者治平中始以郭逵為之簽書大抵以處資淺之人若簽書一經親祠方進同知及樞密若武臣權豫國政只除同簽書　遼金元制詳總載

簽書樞密院二

增宋史曰王漼除簽書樞密院事上常諭曰樞密臨事盡公人無閒言差除能守法甚善　言行録曰權邦彥字朝美紹興閒公在樞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謂宜秉機者三又建中興十議　宋史曰胡松年簽書樞密院事首奏八事立規模以定中興之基振紀綱以尊朝廷之勢馭將帥使知畏撫士卒使知勸收予奪之柄察毀譽之言無以小疵棄人才無以虛文廢實效　又曰洪

适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諭參政錢端禮虞允文曰三省事與洪适商量東西府始同班奏事 又曰陸秀夫進簽書樞密院事陳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時播越海濵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 元史曰中統十五年董文炳請解機務盡力北邊帝曰是不足行也樞密事重以卿簽書樞密院事 以上簽書樞密院 春明退朝録曰太平興國八年張司空齊賢王公沔並以諫議大夫同簽書樞

密院事　宋史曰韓肖冑琦之曾孫也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通問使入奏曰臣等行或半年不返命必復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緩之也至金金人知其家世甚重之 以上同簽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八十七